

杜詩詳註



蘇子

題詞



蘇子

蘇子



杜詩詳註卷之十七



翰林院編修臣仇兆勳輯註



贈李八

一作秘書別三十韻

公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七月作

往時中補右扈蹕上元初妖氣凌行在妖星下去聲直廬六

龍瞻漢殿

一作萬騎

去聲

天

集

一作姚

一作墟

一作天

一作天

一作天

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纜汗馬百姓免為魚通籍蟠螭印差

此茲肩列鳳輿事殊迎皆喜具賞朱虛首憶秘書扈從

切句上皇西巡五朔四句肅宗與復通籍以下秘書侍從也

錢箋肅宗初公拜左拾遺此云中補右者必李秘書於

是時官右補闕也中者右補闕屬中書省唐制左右補闕

拾遺掌供奉諷諫扈從乘輿扈蹕上元初謂扈駕於主上

建元之初非如寄草堂詩所云經營上元始也當時駕

次馬嵬帝自陳倉而赴蜀路經漢中太子自彭原之朔方

即位靈武所謂萬騎畧姚墟者指上皇也立朔迴天步者

指肅宗也通籍李得出入行宮差肩謂隨朝士而趨輦

後肅宗以恢復入京非由繼統即位故與代邸迎立者有

殊夢弼曰秘書宗室故比朱虛未能優擢故去賞異

洙曰扈扈從也蹕鳴蹕也天子出鳴蹕以清道庾信賦

遭東南之反氣妖星注昔見前陸機詩厭直承

明廬六龍天子易時乘六龍以御天嵇康詩乘雲

駕六龍梁宣帝詩漢殿珊瑚支蔡邕獨斷大駕備千

乘萬騎帝王世紀啓豐之妻登生舜於姚墟故得姓

姚氏漢書世本媯墟在漢中郡西城縣世紀安原謂之媯

虛或謂之姚墟趙景真書植橘柚於立朔朔方立武之

位故稱立朔詩天步艱難鮑照詩明輝鑠神都史

天官書斗為帝車運於中央陳制四方書一戎衣公

孫弘傳臣愚駑無汗馬之勞五傳劉子曰微禹吾其為

魚乎光武紀赤眉在河東但決水灌之可使為魚前漢

魏相傳通籍長信宮元帝紀宗室有屬籍者蔡邕獨斷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西京雜記燈高

七尺五寸作驪螭王僧孺書抗首接膝履足差肩鳳

與見洗兵行漢書文帝自代邸來即位寇盜方歸順乾

益封朱虛侯劉章二千戶黃金一千斤

坤欲宴如不才同補袞奉詔許牽裾駕鷺叨雲閣騏驎俗本

作麟麟滯石渠一作玉除文園病後中散舊交疎飄泊

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楚宮虛一作觸目

非論平聲故新文尚起予此紀前後聚散之迹上六往日

諫官之職叨雲閣公授拾遺滯石渠李遷秘書多病交疎

指棄官以後飄泊喜逢故人風烟二句客夔景物非

論故道故者無人起予知音有秘書也歸順注別見

漢書諸侯王表四海宴如魏文帝欲徙冀州民十萬戶

實河南辛毗引帝裾而諫古詩則迹駕鷺行潘岳賦

高閣連雲三輔故事天祿閣石渠閣並在未央宮大殿

北以藏秘書司馬相如為文園今嵇康為中散大夫

作絕交書楚語先王之為臺榭也世說觸目皆琳瑯

珠玉劉孺詩言贈賦新文論語起予者商也朱注韻

會予本無余音刻謬正俗曰曲禮予一人鄭康成注余予古今字因鄭此說近代學者遂皆讀予為余此詩亦用平聲蓋從後清秋凋碧柳別浦落紅渠消息多旗幟經過平人讀耳

歎里閭戰連唇齒國軍金羽手書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

鋤此秘書參幕府事巫峽楚宮上記相見之地柳凋渠落此記相別之與起亂離凋敝之象朱注戰連

軍急謂崔旰與楊相張蘇相攻原注山劍元帥相公初屈幕府參籌畫相公韻譜今赴後期也又云秘書比

卧青城山中梁簡文帝詩水照柳初碧烟舍桃半紅謝莊詩凌別浦兮植象躍簡文詩紅渠間青鎖紫露濕

月楹漢高紀益張旗幟於山上古詩思還故里閭左傳宮之奇曰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號之謂乎

魏武帝奏事若有急則插於檄謂台星入朝音潮謁使去之羽檄陳子昂詩追宴入山家

節有吹噓西蜀黃作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敷揚抗吾官

一作坑非干士卒乾音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

鞍金駿裏宮硯玉蟾蜍拜舞銀鈎合

一作落

恩波錦帕舒

此

書入朝後事。朱注：台星使節，皆謂杜鴻漸。秘書蓋因鴻

漸表薦入朝，其奏對君前，當以師老財匱為言。蓋全蜀之

勢，今方藉兵，不得不用，而諸將冒功無禮，如所謂抗士卒

費倉儲者，其可忽之。而問乎是時，崔旰雖歸朝，而楊子

琳未釋甲，蜀中所在聚兵，軍儲耗盡，故因秘書赴幕而及

之，言外亦暗規鴻漸也。又云：秘書將承恩賜馬，有錦帕

之舒，且入直侍書，是銀鈎之落也。次公指杜相公於上下

語勢不接。遠注：銀鈎承御鞍。拜舞之後，

落筆如銀鈎，洙云：詔書也。天雨。台星注：見十六卷。周禮：地

官掌邦國之使節。周禮：彌災兵彌，即弭也。後漢：寇榮疏

以寧風旱，以弭災。舊注：南翁南楚老人，如項羽傳所

稱南公，古人公翁二字通用也。蔡邕：警師賦：撫長笛以

攄憤兮。書：畢命對揚文武之。陸機集對敷帝祉

朱注：上林賦：抗士卒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善

口抗損也。音翫。吳曾漫錄：抗挫也。吾官切。平準書：百姓抗

弊以巧法。索隱曰：三蒼抗音五官切。抗者耗也。取此音以

釋此詩於義甚當。王褒講德論：驚邊抗士，恐亦是抗士。

張湯傳：始為小吏，乾沒正義，謂無潤及之，而取他人也。如

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三國志傅暇傳

豈敢寄命洪流以徵乾沒裴松之注有所徵射不許乾燥

之與沉沒而為之也周策藉兵乞食於西周趙充國傳

遣使至匈奴藉兵左傳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焉何氏語林王僧虔忘兄之胤不宜忽諸

淮南子待腰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西京雜記廣

川王發晉靈公豕得王蟾蜍一枚大如拳光潤如新玉取

以盛水滴視吳越春秋羣臣拜舞天顏舒王僧虔論

畫索靖名其字書曰魏書鈞此行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

尾西京雜記覆以錦帕雨流

棹吳作帆依顏色公流想疾徐綿疲井曰倚薄似樵漁

乞許既米煩佳客鈔楚交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滴水帶

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此自敘而致送別之情此自敘而致送別之情

特良友相濶覺臨去依依想耳沉綿四句自述客夔近况

在陵四句囑其相答故人莫話者自慚衰老也此章前

二段各十四句後二段各十二句中間八句相間周語

勤無不濟易林患解憂除良友相於梁簡文詩悽悽

隱去棹隋孔德紹詩沿流渡檝易逆浪取花難梁簡

文詩豈若茲川麗清流疾且徐顏延之陶徵士詩并曰

弗任藜菽不給沈約詩佳客信龍鑣小胥見周禮春

官梁蕭鈞詩平川收晚照注灞水公故居盧注杜

牧期遊樊川詩杜村連潯水照詩照照寒洲來方

言水中可居者曰洲三謂之杜臆清溪髮語奇

黃生日時諸將連兵討崔旰勝負未決杜鴻漸以節度

使讓旰而使諸將罷兵公蓋淡憤此事故於詩中吐

露之日西蜀災南翁憤始據雖為稱頌之詞其實

災未必弭憤未嘗攄也抗士卒乾沒費倉儲言

蜀中軍實耗損入告朝廷善為區處使緩急有備此大

臣行邊善後之策也如是則西蜀災長弭矣曰勢藉兵

須用功無禮忽此用季文子誅無禮於君之言如旰

殺主將而叛此豈有禮於君者今反就加節使是功及

無禮矣夫旰罪當誅勢必藉今乃與諸將同拜朝命

功罪不明於文子之言無乃忽諸必殺崔旰憤始攄矣

公於贈李詩中寓詞告杜

蓋淡諷其處事之草草也

中夜顧注詩有江山危樓亦夔州西閣所作當

在大曆元年司馬紹詩中夜不能寐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長為萬里客有愧百年身故國

風雲氣高堂戰伐塵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此客夔而傷亂離也

在四句分截望北辰意長安也萬里一身危樓所感故

國高堂北望之意風雲氣變易無常戰伐塵屢經殘破

負恩澤追恨祿山蓋自天寶初而禍綿不息致不能為大

平之人也口何遜嘗有江山越陰鏗詩接路上危樓

庾信詩高榮據北長總歸詩爭先萬里途各事百年

身顏延之詩故國多喬木空城疑塞雲史記風雲天

之客氣者也夢高堂為在陵屋廬今按曹植詩乃

為高會宴此高堂詩青鳥去復還高堂雲不歇劉孝

綽詩長門隔青夜高堂夢容色此皆梁言華屋或因前詩

有高堂天下無之句遂指為夔州地名誤矣晉載記石

勳上黨武鄉羯人年十行隨邑行販洛陽倚甯上東門

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其聲視有奇

志唐書張九齡見祿山入奏氣驕蹇曰亂幽州者此胡雛

也舊注誤以吐蕃為胡雛前漢郊祀志亦施恩澤書

嗟爾萬方有眾一路温舒

傳囹圄空虛天下太平

垂白鶴注此亦夔州西閣作故云江喧樓迥詩成

周傳老姊垂白

注白髮下垂也

垂白

一云白首

馮唐老清秋宋玉悲西喧長少睡樓迴獨移時

多難去聲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此

乃老去悲秋之意六申言其悲少睡移時憂在國家

也醉千日付之不知未七衰傷心更多矣杜臆公年老

為郎有似馮唐當秋而悲復如宋玉少睡無聊故起立移

時多難身何補作憤語無家病不辭作苦語趙注公妻

孥在蜀而云無家蓋以故鄉為家也漢書馮唐以孝著

為郎中署長文帝輦過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庾信詩高

花出迴樓魏都賦醉中山酒千日搜神記狄希中

山人能造千日酒飲之醉千日七哀詩見十六卷

中宵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在西閣作中夜指長夜

言中宵尚在黃昏以後陶潛詩中宵許遙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平水白落月動去沙一作

聲

簷虛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獨步領起通章星月屬賦中宵所見魚鳥屬比中宵

所感未傷孤身飄泊不知物情之自適也飛星過水而

白下半因上落月動於虛上因下就迅疾中取象

一從恍惚中描神知黃生注五六即水淡魚極樂林茂鳥

知歸意此係夜景故以知想字面而鈎畫之言外則以物之

得所形人之失所失所由親朋不相存濟也○閣

在山上故高至百尋西海賦巨獸百尋梁冀傳臆隔

皆有綺疏注綺疏鏤為綺也陸機詩振風薄綺疏過

字動字白字虛字知字想字皆句中眼天文志星自上

而降日流自下而飛原注詩沙虛馬跡淡左傳

鳥能擇木木豈能擇鳥郭璞詩潛波渙鱗起王褒頌

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晉書謝安傳親朋畢集韓國

策繕治兵甲以益其強

不寐 此亦西閣所作 [詩] 寤言不寐如有隱憂

翟唐夜水黑城內改更 平 籌 醫 翳 月 沉 霧 輝 輝 星 近 樓 氣

衰甘少寐心弱恨容

黃氏作容吳作和陳作多一作知

愁多壘

陳作滿山壘恨

谷桃源何

一作無

處求

首聯不寐所聞次聯不寐所見

不寐之狀末聯不寐之由

月沉在

轉更之後星近又在月落之餘

追緊

來更加少寐多壘故起

愁心通章寫景言情逐

追緊

顧注氣衰少寐理勢自

然故曰甘心弱容愁時事使然故曰恨

杜臆心力本弱

而愁緒太多當他

滿山多壘歎寄身無處

矣○更籌見前

辭

虞騫詩暉

暉光稍沒

曲禮四郊多

蕭望之傳群盜並起充滿

山谷

鶴注此指

天

蕭望之傳群盜並起充滿

崔盱之亂未平

送十五弟侍御使

去

蜀

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詩云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

聲

牽數杯

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

息豺狼鬪空催犬馬年歸朝

音

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送別

五六慨身世七八望侍御

顧注公恨不能身討豺狼囓

弟歸朝而彈擊之○北史盧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日愷文

弟歸朝而彈擊之○北史盧愷作露布帝讀大悅日愷文

章大進輿地廣記涪州內江即黔江也益州記內江至

關頭灘灘長百步懸崖倒水舟楫莫通朱注通鑑朱齡石

伐蜀眾軍從外水取成都臧僖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

艦從內水向黃虎史照釋文巴縣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

水左則蜀外水內水自渝上合州至綿州外水自渝上戎

瀘至蜀楊慎謂外水即岷江內水即涪江中水即沱江

陶氏敘侃臨終表曰猶冀犬馬之齒尚可少延蕭望之

傳便道之官舊唐書恒彥範舉楊嶠為御史不樂搏擊

之任師氏曰御史搏擊奸雨流芳

回如秋鷹之搏擊鳥獸

江月鶴注此大曆元年夔州西閣作杜臆

江月光於一作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唐韻則箇切

客老去一露巾玉露溥清影銀河沒半輪誰家挑錦

字燭滅一作翠斜顰之感屬白敘下四離婦之情推開說

蓋天邊久客至老不還恐遠死他鄉也因想清影之下玉

露濃溥半輪之傍。天河掩沒，月色明皎如此。此時繡字空，

一愁思也。○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何遜詩：天邊看遠樹，

詩：樓上徘徊，月窗中愁思人。李商隱詩：銀河滿光舍，玉露開

植詩：歔歔涕，露巾。曹植詩：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何遜詩：天邊看遠樹，

見詩：明月半輪空。晉列女傳：竇滔妻蘇蕙，字若蘭，織錦

為迴文，璇璣圖。詩：贈滔，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凡三百

四十字。挑錦字，以刺字欲寄征夫也。張

九齡詩：滅燭憐光滿。梁元帝詩：翠眉暫斂，千重結。

黃生日：結在章法，是推開一步。在比與正是透淡一層。

蓋卽男女之情，以喻君臣之義。則前半所云思殺人一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實在於此。此豈玉臺香奩輩所能效顰哉。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屏。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

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菊，一作發萬里共清輝。此章月下

上詩羊主 卷十七 七

思鄉上六景下二情。滿言月圓動言月影委波申動屏。

照席申當樓未缺高懸申月圓之狀未想故園秋景也。

杜臆江月倒影水搖而閣上之屏為動大是畫意。月注

波中金光搖而不定月臨席上。文依而愈妍將金波綺

席拆開顛倒趙法謂詩家用古語之法。梁武帝詩怪怪

孤月帷何遜詩寒江獨釣寂寥。庾肩吾詩高樓開夜屏

月賦委照而吳業昌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六韜

紂時以綺為席鄒陽賦綺綺為席。釋名月缺也滿則

缺也。陶弘景詩空山霜滿。淮南子高懸大鏡。

月賦列宿掩綉長河。韜。何遜詩獨守故園秋。杜

臆松桂發猶言松菊猶存張正見詩松桂此真風。傳

克詩皎皎濯清輝。賦。隔千里兮共明月。結聯本之。

胡應麟曰杜有太巧類初唐者如委波金不定照席綺

逾依有太纖近晚唐者如雨淡荒院菊霜倒半池蓮。

胡夏客日未缺句不知。山月色淡高懸句本孟

德月明星稀來。今按三四出勝於對五六對勝於出

夜。詩云南菊再逢是合雲安夔州為兩秋故知屬大

曆元年西閣作又云新月猶懸蓋元年九月初矣。

露下。天高秋水。一竹。清空山獨夜旅魂驚凍燈白照孤。

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

一作國

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

一作雁無情步簷

一作蟾

倚仗看

平聲

牛斗銀漢遙應

平聲

接鳳

城

此秋夜思家而作也。十四言。下四言情。天高水清

正可出峽而山閣孤。忽覺。故曰疎。杵皆對敲。故曰雙。自南

山上。兩句分承。燈散幾處。故曰疎。杵皆對敲。故曰雙。自南

而望北。故見銀漢。接於鳳城。黃生注。詩以次句作骨。

帆宿杵鳴。獨夜見。懸象著明。非謂杵聲空懸。也。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

楚辭。悲哉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寂寞兮收

潦而水清。王粲。獨夜不成寐。崔融詩。旅魂驚塞

北。歸望斷河西。長門賦。懸明月以自照。今朱超道詩

孤帆漸逼天。楊慎曰。字林。直春日。搗衣。兩女子

對立。執一杵。如春米。然。易作。杵對坐。搗之。取其便也。

嘗見六朝人畫搗衣圖。其制如此。謝惠連詩。楹長杵聲哀。

陸厥詩。雁返無南書。楊慎曰。楚辭。大招。曲屋步櫺。注

曲屋。周閣也。步櫺。長砌也。相如賦。步櫺周流。長途中宿。櫺

即古簷字。陸倕鐘山寺詩。步簷時中宿。飛階或上。征沈氏

滿願詩。步簷隨新月。挑燈惜落花。杜蓋襲用之。顧注。古者

六尺曰步今之廊檐大率廣六尺（邵注）牛斗二星在銀

漢邊（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為天漢亦曰銀漢（戴嵩詩）黑

龍過飲潤丹鳳俯臨城（趙日）秦穆公女吹簫

鳳降其城因號丹鳳城其後言（某）城曰鳳城

黃生日此與玉露凋傷不相（相）下（一）二五六工力悉敵

三四寫景雖遜彼之高壯七八舍情此處却較渾厚也

此與雲安夔州諸詩相合露下天高即玉露凋傷楓

樹林也獨夜魂（驚）即聽猿實下三聲淚也孤帆宿即孤

舟一繫故園心也雙杵（鳴）即白帝城高急暮砧也菊再

逢即叢菊兩開他日淚（也）雁無情即一聲何處送書雁

也看牛斗即每依北斗望京華也詩中詞意大

槩相同竊意此詩（在）先故秋興得以詳敘耳

范德機曰善詩者就景中寫意不善詩者去意中尋景

如杜詩無端落葉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疎燈自照

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殊（太）日落豈猿哭舊國霜前

白雁來即景物之中舍蓄多（少）愁恨意若說山便短淺

矣然亦有就意中言景而意思深遠者如苦遭

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亦自雋永有致

草閣（朱氏編在大曆元年）杜臆公在夔別構草閣故云草閣柴扉星散居而沙上草閣詩又可證

草閣臨無王作地柴扉永不關魚龍迴夜水星月動秋山

久夕一作露晴一作初濕高雲薄未還泛舟慙小婦飄泊損

紅顏首聯提草閣三四草閣下則對景而感飄泊也

伏也動秋山光閃爍也露久下而方濕晴則易乾也雲高

舉而未還薄則易散也公以旅泊損顏故對舟婦而懷慚

末句用倒裝法龍詩有客款柴扉歸去來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古樂府相逢行小婦無所為邵氏注

辭門雖設而常關蜀中多是婦人刺船沈約詩其矜紅顏日俱忘白髮年

宿江邊閣閣故云高齋次水門若西閣其名不易矣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鸛鶴

追飛靜一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延暝

宿之時次水門西閣之地上二點題中四分承山水雲過

山頭停巖似宿月浮水面浪動若翻此初夜之景鸛鶴飛

靜水邊所見豺狼喧食山上所聞此夜深之景憂亂縈懷故竟夕不寐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何仲言詩尚在

實處摹景此用前人成句只換轉一二字間便覺點睛欲飛鶴注謂鶴鶴喻軍士豺狼喻盜賊起下戰伐時蜀有

崔肝之亂此詩八句皆對靈運詩林壑斂暝色孟子山徑之蹊間襄陽記城內有高齋梁昭明造文選

處簡文為晉安王時引劉孝威等於此綜覈詩集因號為高齋次乃次舍易旅卽次漢循吏傳召信臣開

通溝洫起水門梁簡文帝詩寒潮浸水門杜臆名勝志載關者孫瞿塘關行記則高齋卽在關上者孫與客飲此

誦少陵薄雲孤月詩歎此老吳琅夔江山麤惡唯少陵所紀處獨異庾信詩宿鳳凰門梁簡文帝詩夕波照

孤月左傳鄭偏願為鶴其御願為鶩抱朴子穆王南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為沙秦國策譬

如豺狼之逐群羊後漢書紀傳豺狼當道楚辭夜不眠以至曙孔叢子處戰伐之世務收英雄

吹笛

鶴注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按詩云胡騎中宵堪北走當指吐蕃而言通鑑永泰元年吐蕃與

回紇入寇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回紇酋長皆下馬羅拜再成和約吐蕃聞之夜引兵遁去卽此事也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

傍去聲一作倚關山幾處明胡騎去聲中宵堪北走音奏武陵一曲

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一作落得愁中却舊作曲王原叔得老杜詩

葉作却盡生此聞笛而有感也上四摹景下四寫情細疏

關之思從笛聲感類廷架曰律呂之調於風前聞

之則覺和之切關山之曲趙大綱曰笛曲有折楊柳故翻其

之巧而感之淡也五本借笛喻笛故北走曰堪六用笛

中實事故南征曰想趙大綱曰笛曲有折楊柳故翻其

意而結之謂故園楊柳至秋搖落今何得復生而可折乎

蓋設為怪歎之辭以深致思鄉之感此則公之斷腸者也

陸時雍曰結出故國萬緒用巧而不見乃為

大家○江總詩秋城韻晚笛危樹引清風瀚曰首句本此

南史褚彥回傳初秋涼夕風月甚美曹植詩借問誰

家子顏箋誰家羨其善吹也張正見詩還聽嗚咽水併

切斷腸聲唐注風月分作一聯從龍池篇得來漢歷

律志律呂和矣長笛賦律呂既和切謂其音悽切樂

府橫吹曲有關山月解題云關山月傷離別也周王褒詩

關山夜月明晉劉琨傳劉疇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

之疇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

是群胡垂泣而去世謂劉琨為前州刺史胡騎圍之數重

現夕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皆

流涕人有懷士之思向晚又吹之賊並棄圍奔走周弘讓

長笛吐清氣詩胡笳字北歸偏知別鄉苦楊慎曰字書

疾趨曰走上聲驅之走曰流去聲北走關山疾走之走也

如漢書北走邯鄲道之走胡騎北走驅而走之也如漢書

季布北走胡之走兩音不同古今注武溪溪乃馬援南

征之所作也援門生善吹笛作歌以和之名曰武

溪深武溪溪詞嗟哉武溪一何溪飛鳥不敢度走獸不敢

臨嗟哉武溪多毒注顏延之樂府詩集曰武陵曲即武溪溪

文帝詩但歌聊一曲宋書晉太康末京

洛為折楊柳之歌有兵革辛苦之詞演繁露笛亦有落梅

楊柳二曲今其詞亡不可考矣舊唐書樂志梁樂府胡吹

歌云上馬不提鞭反拗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

此歌詞元出北國之橫笛顏箋笛有關山月武溪溪淡折楊柳及胡笳聲皆清商曲也

郭濟曰此詩句句悽遠咏物絕調蔣一梅曰絕大手筆聲律極細然有對意不對詞對詞不對意者

西閣雨望

此下五章皆屬大曆元年

樓雨霑雲幔山寒

一作高

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

稜生菊蕊淒疎放松林駐遠情滂沱朱檻濕萬慮倚

一作里

簷楹

首二西閣雨末則對雨而寄慨也

水滅殺而石稜微露此時秋雨方落細雨甚微故不至漲沙而激湍也湍減石稜生即今深詩寒水各依痕也陸

放翁詩水退出新澗亦本於此菊逢雨打其疎放也淒然雨罩松青見遠情之遙駐二句俱寫雨景遠情指松蓋

若翠可愛處宛然具有詩致駐也晉史劉惔稱桓溫眼如紫石稜

孝先詩萬慮坐相攢梁元帝詩佳氣滿欄楹

西閣三度期大昌巖明府同宿不到

唐書大昌縣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

先則切

故要

平聲

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

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

一作

炬銷早鳥江檻底雙影謾飄

飄上四訝明府失期下對望其到閣也言我曾問子已許來宿今豈索我之故要而弗至耶匣琴夜夜欲待嚴

至而彈手板朝朝明府別有迎謁矣兩句見三度意鐘起蠟殘候客將曉鳥飄冀其早至杜臆嚴為明府故

末用王喬事○南齊高逸傳褚伯玉居瀑布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

宿而退僧達答丘珍孫書田褚先生從白雲遊矣近故要其來此冀尉日夜會故與因古字通用晉輿服志

八座執笏其餘卿士但執手板海錄今名刺也顧注王子猷為桓溫參軍以手板柱煩晉書王坦之倒執手板流

汗宋野史歐陽公與僚游錢思公以寇萊公事諷之承叔取手板起立然則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嚴

縣令故有此語蔡琰胡笳殺氣朝朝衝寒門胡夜夜吹邊月梁元帝詩塵鏡朝朝掩寒衾夜夜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注霜降則鐘鳴故言知也宋之問

詩禁靜鐘初徹梁元帝詩蠟燭疑花影簡文帝燭詩綠

炬懷翠朱蠟舍丹

佳期詩雙影未嘗來

西閣二首

巫山小搖落碧色見

一作松林鳥各相命孤雲無一作非

自心層

一作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朱紱猶紗帽新詩近

玉琴功名不早立

疾一作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

然一作學楚吟

首章久留閣而歎也上四閣前之景

搖落秋盡日也

公九月三十日詩可証鳥各鳴羣而孤

雲飄泊言外有自悲意

衆木皆凋故覺松林獨碧憑軒

俯視故見徑路高深猶

猶隱近玉琴聲清而悲

也不早立前事已往謝

知音後時無望矣王粲適荆而賦

七哀公之哀世者不止此

故曰非王粲即所謂未許七哀

詩也莊舄仕楚而作越聲

猶公在夔而動鄉思故曰學楚

吟即所謂吟同楚執珪也

庚信詩春山百鳥啼

日周書時訓鵲始鳴通卦驗云

鵲伯勞也鳴者相命

陶

潛詩孤雲獨無依又歸去來詞雲無心而出岫繁欽暑

賦翁翁盛熱蒸我層軒古詩先據要路津謝朓詩曠

望極高深朱注唐書隋貴臣多服烏紗帽後漸廢貴賤

通服折上巾在唐時以為隱居服一說近玉琴言日

事於詩惟與琴相伴耳非聲事律呂之謂江淹畫扇賦

玉琴今珠徽昭明太琴詩終然類管窺史記越人莊

鳥仕楚為執珪有頃而病楚王曰鳥今富貴矣亦思越

不使人往聽之猶聲也王粲登樓賦莊鳥顯而越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道聲去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

過平聲凋一作碧柳蕭瑟一作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

自由豪一作榮華看古往服食寄真搜詩盡人間興去聲

兼須入海求次章有不欲留閣之意起句托景言情歎

亦何為者俟男婚已畢消病可痊行當長往耳且看豪華

易過何如服食引年入海求仙乎仍結到欲往滄洲意此

各四句分截公嘗云到今有餘恨不得窮扶桑又云蓬

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其語諄諄似欲為長生之學者然

實不得志於時而託言遯世耳猶孔子乘桴浮海之歎歟

○呂氏春秋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神異經東海滄浪之

洲漢官儀尚書郎握蘭含雞舌香奏事鏞自用齊高

祖事注見七卷楚辭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馮衍

賦伏朱樓而四望後漢書白頭平男女嫁娶畢敕斷家

事弗復相關消渴有症故曰消中庾信詩

金穴盛豪華古詩服食求神仙史記燕人宋無忌羨

門子高之徒稱有仙道形解銷花之術齊威宣燕昭王皆

信之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

蓬萊方丈瀛州

西閣夜

恍惚寒江洪注從江別暮透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

月侵門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却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

存上四夜景下四感時首聯初夜景色就江上言次聯

之慨黃注夕陽漸隱故曰恍惚白霧橫拖故曰透迤

有一虛字方見落字之妙有一靜字方見侵字之妙杜



臆爾猶存爾字新異是淡憾語亦是喚醒語○老子恍兮

惚兮梁元帝詩山虛和鏡管賀若弼詩更鼓卧聞風

落石易重門擊柝詩無衣無褐

鮑照詩時危見臣節易一百慮

月梁氏編在大曆元年殘夜水明樓當年西閣作

四更平聲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上聲鈎

兔應平聲疑鶴髮蟾亦戀貂裘芳樹酌姮音恒娥寡天寒奈

一作九秋上四咏將盡之月對月自憐也四更山

日水明樓月魄留痕如匣邊露鏡此承吐月彎月掛簷如

鈎上風簾此承明樓月色臨頭疑兔疑白髮月影隨身如

蟾戀裘暖從月色下寫黃生注對鏡則見髮臨風則增

寒五六句亦用分承寡婦孤臣情況如一故借以日比○
庾信詩四更天欲曙吳均詩疎岑時吐月鮑照擬古
明鏡塵匣中寶琴生網絲庾信鏡詩玉匣聊開鏡輕灰暫
拭塵枚乘月賦隱圓巖而似鈎西溪叢語沈雲卿月詩

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鈞塵匝二句本此又詩既能明似

鏡何用曲如鈞後漢天文志注載靈憲之言曰月陰精

之宗積而成獸象兔劉孝綽詩欖柯半玉瞻叢葉映

金兔趙典傳大儀鶴髮庾信竹杖賦鶴髮雞皮蘇武

書子留斟酌斟酌代為思忖庾肩吾詩姮娥隨月落

楊慎曰月中嫦娥說始淮南子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

占月而誤也古者義和占日常儀占月皆官名見於呂氏

春秋左傳有常儀即常儀氏之後俗訛為嫦娥以儀娥

音同耳周禮注儀二字古音俄小象失其義也叶

信如何也詩樂且有儀叶彼中阿太直各遵其儀叶不

偏不頗漢碑蓼莪皆作蓼天雨儀則嫦娥為常儀之誤無疑

阮籍詩如何似九秋梁元帝纂要九秋以九十日言之

黃生曰此詩寫景精切布格整密運意又極玲瓏東坡

但以殘夜水明樓五字稱為絕唱其比興之淡遠從來

未經人道也又曰禮用鏡鈞瞻兔姮娥他人且入目

生厭矣一經公筆顧及耐思其命意淡而出語秀也

宗武生日

梁氏編在夔州詩內得之黃鶴因首句何時見遂疑寶應元年公在梓州宗武在成

都其實首句不如是解也至德二載公陷賊中有

詩云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此時宗武約計五歲

矣。其後自乾元二年至蜀，及永泰元年去蜀，中歷八年。宗武約十四歲左右矣。此詩都邑，乃指成都。其二云：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則知作此詩又在成都之後。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正其墮地時也。起作律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一作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此以家學

勗宗武。小子何時見其建乎。此日正其墮地時也。起作

問答之詞。都邑語，成都之天更誇語也。公祖審言善詩，世情

因而傳述，故當精文選，以天紹家學。何必為綵衣娛親乎。此

乃面命之語，非遙也。宗武也。口采子侯詩高秋八九月

天戴禮百皇而有都邑顏氏家訓吾家風教素為整密

呂氏春秋精而熟之鬼將告之梁昭明太子蕭統在

東宮有書三萬卷，集古文詞詩賦為文選三十卷列

女傳老萊子養二親行年七十着五色綵衣戲於親側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一作片片一作涓滴就

徐傾此敘生日情事宗武侍庭故有筵秩。凋瘵欹斜自

述老病流霞涓滴思得仙漿以起疾也。此章上八

句下四句。○海賦為淵為瘳。詩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頂信小園賦行欹斜兮得路。抱朴子項曼都自言到天。上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輒不饑渴。庚信詩片片紅顏落。鮑照詩銅溪書森沉乳竇夜涓滴。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載上寂無消息覓使去

寄此二首鶴注詩云十年朝夕淚自天寶十五載避亂與諸弟相別至大曆元年為十年當是

其時作

亂後嗟吾在羈棲見汝難草黃驥驥病沙晚一作曉鵲鵲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音

音于○此章兄弟別離而致相思之意。草黃句承亂後自憐貧老沙晚句承羈棲傷弟飄零關城險已不能往水

府寬弟不可知故久別悲哀而涕淚常流也。顧注詩云十年而題曰三四載蓋相別者十年無消息者三四載耳。

夔峽最險如設關城三江震澤水府甚寬。○孔融論馬之駿者名曰騏驎。牧乘傳深壁高壘副以關城。史記蜀

伐楚楚為扞關以距之後漢郡國志巴郡魚復縣有扞關

海賦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庭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一作清秋

影著涉畧切啼猿樹魂飄蟄樓明年下去聲春水東盡白雲

求一作遊○次章念弟遠離而致欲訪之意首聯弟在江左次聯身在

尋江左也郤注定越州言不在杭州定在越州風塵指兵戈杜臆失清秋謂淹留之久又蹉過一秋矣趙涉

注盡字正應定字惟傳聞莫定須盡歷雲水以求之顧注古人望白雲而思親小於手足之誼亦然○唐書杭

州餘杭郡越州會稽郡俱屬江南西道郤注杭州即今浙

江省治越州今為紹興府在杭州東二百里何遜詩凄

清江漢秋盧照隣巫山詩莫辨啼猿樹史天官書

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陳藏器本草螯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

聽楊氏歌鶴注從舊次編在大曆元年詩云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慄不樂音洛響下去聲清虛一作

浮裏先敘楊氏歌聲慄不樂引人悽切也響下清虛猶

雲裏云響遏行雲○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絕代而獨立

楚詞朱唇皓齒阮籍時俗顏誰為發皓齒漢

刑法志滿堂飲酒一人向滿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

庚信象戲賦仰江城帶素月况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

冲氣於清虛音勿云聽者疲愚智

士淚如水玉杯久寂寞金管音徵音止音勿云聽者疲愚智

心盡死次從聽者心上摹寫歌聲獨絕盧注老壯智愚

素月清夜聞聲更覺悽玉杯停飲金管失諧言聽者恍

惚神移矣○謝莊月賦素月流天曹植詩中夜起長歎

魏武樂府烈士暮年更記荆軻為變徵之聲士皆垂

淚涕泣又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韓非子箕子曰象箸玉杯必不美菽藿陸機文賦扣寂

寞以求音沈約詩金管玉柱響洞房嵇康琴賦角羽

俱起宮徵相證江淹詩淵魚猶伏浦聽者未古來傑出

云疲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古來傑出

田子方曰哀莫哀於心死而人死次之古來傑出

士一作事豈特一作待一知己吾聞昔秦青傾側一作倒天下耳

推開作結以見世有知音也前以佳人起後以傑士收

感慨無限盧注虞仲翔云得此章起結各中入句實寫○司馬遷傳

其語也此章起結各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已者容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

未窮青之技遂辭歸青餞之郊撫節悲歌耳遠聽

聲振林木響遏行李陵詩側秋風二首吐蕃與黨青羗連白蠻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年下年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

向成一作神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羗連白

百蠻中巴不得一作會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此對秋風

也在下四句分截修關在秋侯故託秋風以起興吳檣楚柂由水關而向成都秋寒未還阻於羗蠻之亂也中

信急而戍鼓聲聞巫山非安處之地矣。○謝惠連詩淅淅

振條風舊注上牢巫峽下牢夷陵十道志三峽口地曰

峽州上牢下牢楚蜀分吟月令涼風至完隄防成都

乃上水故用百丈以率舟若神都則下水矣唐志光

宅元年號東都曰神都晁錯傳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後出師表實叟青羌散騎武騎千餘人水經注青衣縣

故青衣羌國也縣有蒙山青衣水所發考唐時嘉州本梁

青州有青衣水唐會要東謝蠻在黔州之西數百里

北至白蠻唐書南蠻弄犢蠻種也其部本居弄犢

縣鄙地後散居磨些江側流蠻方輿紀勝華陽國志云劉璋

為益州牧以墊江以上為巴郡江州至臨江為永寧郡胸

臆至魚復為固陵郡巴遂分矣巴州居其中為冲巴

聞言鼓聲之高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微天清一作晴小城擣練

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去誰好蚤晚孤帆他一作

也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此對秋風而

上詩羊主

四句分截。上章末句已涉暝時。故此章皆說暮景。杜

臆水東流。日西墮。雖即景起咏。亦歎年華逝波。桑榆景迫。

搗練急。備征衣。行人稀。蜀道梗也。月夜孤帆。方以歸鄉。

為樂。故園是非。又以殘。為憂。蔡琰詩。悲風春夏起。翩

翩吹我衣。吳都賦。將轉。西日。而再中。張正見詩。烟崖

庭樹若淵明之所。謝朓詩。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杜臆。老倚

庭柯而撫孤松。胡夏客曰。秋風第。天雨流芳

二首似拗體律詩。

九日。一作諸人集于林。此詩。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

云。獨酌。此題。云。諸人集。知為兩歲重九矣。鶴曰。詩云。

九日。明朝是。則此題。應云。諸人約九日。集于林。今按。

集。乃公會。是他人。相。而公。先作詩。以告之。蓋因老。

年。難于早出。故預道其意也。若公為主人。不應以難。

早出。緩客。至之期。又末語。漫看。年少樂句。亦非要客。

之詞。世說。謝安。顧謂諸人曰。今日可謂彥會時。既。

不可留。此集。

固亦難常。

固亦難常。

九日明朝是相要

平聲

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舊

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漫看

平聲

年少樂忍淚已沾衣

上四故鄉之思是對集林言下四道衰老之感是對諸人言

九日之期明朝猶是舊俗已非蓋有懷於

樊川故里也歸謂歸集林中採花多前有餘興梳髮稀

今苦力衰矣漫看二句乃預言來日事○或云九日登高

起於費長房以此宮道災乃舊俗之非或云九日之會當

不速而至必待相邀方集此舊俗之非後兩說與題相反

今主王洙之說新

梳句暗照孟嘉事

秋興八首

舊鶴單復俱編在大曆元年詩云叢菊

年秋在夔州是兩其菊開也

遂以名篇吳論秋興者遇秋而遣興也故八首寫

秋字意少

興字意多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

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重一作開他日淚孤舟一繫音故園

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首章對秋而傷羈旅也上四因秋

託典下四觸景傷情上狀其悲壯叢菊孤舟其悽緊末二句結上生下故即

以夔府孤城次之王維楨曰江間承峽塞上承山菊開

山際舟繫江中四極相應顧注波浪在地而日兼

天風雲在天而日極蕭森之狀叢菊

兩開即公客舍詩南菊再逢人病卧孤舟一繫即公九日

詩繫舟身萬里朱注公至夔日經二秋時艤舟以俟出

峽故再見菊開仍日之淚孤舟乍繫輒動故園之

心他日言往時故園指樊川杜臆叢菊孤舟目所見

刀尺暮砧耳所聞顧注催刀尺製新衣急暮砧搗舊衣

日催日急見禦寒者有無衣可勝悽絕

節則抄秋以地則高城以時則薄暮刀尺苦寒急砧促別

末句標舉與會畧有五重所謂嵯峨蕭瑟真不可言范

楫曰作詩實字多則健虛字多則弱如此詩叢菊孤舟一

聯語亦何嘗不健李密感秋詩金風蕩佳節玉露凋晚

林沈約詩暮節易凋傷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

林沈約詩暮節易凋傷阮籍詩湛湛長江水上有楓

樹林 [梁元帝詩] 巫山巫峽長 [水經注] 江水歷峽東 遼新

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非惟三峽所無乃當抗峯岷

峨借嶺衡疑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為

名也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畧無闕處自非亭午夜分

不見曦月 [張協詩] 楚鬱 [虞炎詩] 三山波浪高

[莊子] 道兼於天 [德] 州 [即指夔州夔府書懷

詩] 絕塞烏蠻北白帝城樓詩城高絕塞樓可證蔡琰胡笳

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 [庚信詩] 秋氣風雲高 [漢武帝

論] 淮南王書際天 [張協詩] 輕露棲叢菊 [陶潛] 籬

或命巾車或棹孤舟 [虞] 流 [詩] 方掩故園扉 [子夜歌] 寒

衣尚未了 [王] 臺卿詩 [處] 天 [動] 春心 [古詩] 為

焦仲卿妻 [左手持] 尺 [庚信詩] 秋砧調急節

王嗣爽曰秋興 [以] 第一起興而後章俱發隱衷或

起下或承上或互發或遙應總是一篇文字又云首章

發興四句便影時事 [亂] 殘景象後四句乃其悲

秋心事此一首便包 [後] 七首而故園心乃畫龍點睛

處至四章故國思讀者當另着眼易家為國其意甚遠

後面四章又包括於其中如人主之荒淫盛衰倚伏景

物之繁華人情之佚豫皆能召亂平居思之已非一日

今漂泊於此止有頭白低垂而已此中情事不忍明言

不能盡言，人當自得於言外也。黃生日：杜公七律，當以秋興為裘領，乃公一生心神結聚之所作也。八首之中，難為軒輊。長安一章，乃文章之過渡。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一作南 去聲 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遠伏枕山樓。

去聲 楊慎云當作查

粉堞隱悲筇，請看石上蘼羅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蘼羅月 二章

州暮景 依斗在初夜之時 看月在夜淡之候 此上下層

次也 亦在四句分 見徒聽猿聲而悵隨槎

曷勝悽楚 以故伏 聞筇卧不能寐 起視月色於洲前耳

陳澤州注 杜詩白帝夔州各異城 白帝在東 夔府在西

皎然所謂 截斷衆流句也 每依 無夕不然 杜臆京華

卽故園所在 望而不見 奚能不悲 聽猿墮淚 身歷始覺

其真故 曰實下 孤舟長繫 有似乘槎不返 故曰虛隨 香

爐直省 卧病遠達 堞對山樓 悲筇隱動 皆寫日落後情景

蘿間之月 忽映洲花 不覺良宵又度矣 聽猿悲筇俱言

暮景八月蘆荻點還秋景。○舊唐書貞觀十四年夔州為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王褒詩秋色照孤城。

〔梁元帝詩〕西山落日斜。〔按〕趙蔡兩注俱云秦城上直

北斗長安在夔州之北故瞻依此北斗而望之或引長安城

北為北斗形者非是。〔陳澤州注〕秦城。〔郭璞詩〕京

斗之類公詩多用北斗。〔秦城〕。〔郭璞詩〕京

華游俠窟。〔伏挺詩〕聽猿方村岫。〔瀨始〕知川。〔水經注〕每

至晴初霜旦林寒。〔常〕有高猿長嘯屬引妻異空谷傳

響哀轉久絕。故漁。〔歌〕曰。〔把〕。〔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沽裳。〔蕭銓詩〕別有三聲淚。〔為〕。〔實〕。〔下〕。〔三〕。〔聲〕。〔淚〕。〔李陵書〕丁年

三聲實下淚。拘於聲律。故。〔為〕。〔實〕。〔下〕。〔三〕。〔聲〕。〔淚〕。〔李陵書〕丁年

奉使皓首而歸。〔博物志〕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

浮槎去來不失期。〔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

城郭狀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因問此是

何處。答曰訪嚴君平。則知之。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

月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又

荆楚歲時記載。漢武帝今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

而至一處。下文所云與博物志同。〔今按〕嚴武為節度使。公

曾入幕。參謀故有奉使虛隨句。八月槎用嚴君平在蜀事。奉使參用張騫出使事。〔沈佺期詩〕累年同畫省。漢官儀

上詩作生

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列士重行書贊

尚書郎更直於建禮門內臺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幃帳

茵褥通中枕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執香爐燒薰從入臺

中護衣服詩輾轉伏枕張適曰山樓即所寓西閣也

孔德紹詩雲葉掩山樓邵注上女墻飾以堊土故曰

粉堊梁簡文帝詩平江合粉堊魏文帝與吳質書悲節

微吟顧注胡人卷蘆葉而吹之謂之笳簫似鬻策而無孔

鮑博士聯句彷彿藤蘿月續紛篁霧陰樂府烏夜啼

巴陵三江口蘆荻齊如麻芳徐渭以藤蘿蘆荻分夏秋未有香徐

唐人七律多在四句分截杜詩於此法更嚴張性演義

拈夔府京華作詩以聽猿山樓應夔府以奉使畫省應

京華逐層分頂詩似整齊然未知杜律章法而瑣瑣配

合全非作者本意後百長安蓬萊昆明吾四章舊注

各從六句分段俱未合格今

照四句截界方見章法也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呂東萊選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

本作百處

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去功名薄劉向傳經

心事違同學少

去年

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三章言夔州朝景

上四咏景下四感懷

秋高氣清故朝暉冷靜山逶樓前

故坐對翠微漁人燕子即所見以况已之淹留杜臆舟

泛燕飛此人情物性之常旅或之倫覺增愁日還日故

厭之也邵注公嘗論該房或旨幾被戮辱此功名不

若衡也公嘗待制集賢院試後送隸有司此傳經不如向

也遠注匡衡抗疏劉向傳經上四字一讀功名薄心事

違屬公自慨顧同學少年不過志在輕肥見無關於

輕重也三章正申與名篇之意古人所謂文之

心也末句五陵起下長安拾遺記千家萬戶之書

謝朓詩還望青山郭陸機詩扶桑升朝暉庾信詩石

岸似江樓爾雅山氣青縹色日翠微凡山遠望則翠

近之則翠漸微詩于汝信宿注再宿曰信徐訪詩漁

人迷舊浦詩汎汎揚般仲文詩獨有清秋日能使

高興盡古詩秋去春還雙燕子文昌雜錄燕子至秋社

乃去仲春復來謝靈運詩飛飛燕弄聲以故對還

依舊之詞非故意之謂或引子規詩故作傍人低未合

匡衡傳元帝初即位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

衡數上疏陳便宜上悅其言遷衡為光祿大夫太子少傅

上詩羊生

解嘲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陸機長歌行但恨功名薄

前漢劉向傳成帝即位詔向領校中五經秘書河平中

子歆受詔與父領校秘書哀帝時歆復領五經卒父前業

劉歆責太常書考學官傳經周弘正詩既傷年緒促

復嗟心事違黃生注向此事兩朝故借以自比

同學少年謂小時同學輩列女傳孟宗少遊學與同

學共處鮑照詩憶昔少年時西都賦北眺五陵注云

長陵安陵陽陵范注漢徙豪傑名家於諸陵

故五陵為豪俠所聚范注從皆珠

玳裘馬悉輕肥日自輕肥見非已所關心

朱鶴齡曰前三章俱主夔州後五章乃及長安事澤

州陳豕宰廷敬前三章詳夔州而畧長安後五章詳

長安而畧夔州次第秩然

聞道去聲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平聲一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震一作征西車

馬一作羽書馳一作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馬一作騎一作遲非

馬一作騎一作遲非

馬一作騎一作遲非

四章回憶長安。歎其游經喪亂也。上四傷朝局之變遷。

下是憂邊境之侵逼。故國有思。又起下四章。杜臆長安

一破於祿山。再陷於吐蕃。如奕棋迭為勝負。即此百年中。

而世事有不勝悲者。百年謂開國至今。邵注王侯之家

委棄奔竄。第宅易為新主矣。文選其之官。僥倖濫進。衣冠非

復舊時矣。北憂回紇。南患吐蕃。事在廣德永泰間。或指

安史餘孽為北寇者。非顧注有所思。從寂寞來。故國平

居之事。當秋江寂寞。而歷歷堪思也。秋江二字。點秋興意。

杜臆思故國。平并思其致亂之由。易故園心為故國

思者。見孤舟所繫之心。為滄海非為家也。其意加切矣。○左

傳太叔文子曰。今甯子視君。不如奕棋。其何以免乎。金

俊明曰。自高祖開國。至大曆之初。為百年。左傳辛有曰。不

及百年。其為戎乎。李陵答蘇武書。世事謬矣。世說王

戎悲不自勝。古詩王侯多第宅。天寶中京師堂寢

已極宏麗。而第宅未甚。逾制然。衛國公李靖廟已為嬖人

楊氏廐矣。及安史作逆。之後。大星宿將。競崇棟宇。人謂之

木妖。後漢書。傳贊。上方欲用文武。郭泰傳。衣冠諸儒

唐中宗。授楊再思制衣冠。舊齒衣冠。指縉紳望族。古

宗寵信蕃將。而肅宗信向中官。俾居朝右。是文武衣冠。皆

異於昔時矣。陳澤州注。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陷長安。二

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又吐蕃寇醴泉奉天黨項
羗寇同州渾奴刺寇蓋屋是時西北多事故金鼓震而羽
書馳或謂吐蕃入長安時徵天下兵莫至故曰羽書遲非
也陳又云公詩愁看北直長安指夔州之北此云直
北關山金鼓震指長安北直長安指夔州之北此云直
樂府有度關山曲晉書劉琨傳金鼓振於河曲崔亭
伯詩戎馬鳴兮金鼓震後漢書馮異拜征西大將軍
韓非子車馬不疲楚漢春秋黥布反羽書至
前漢息夫躬傳軍書交馳而輔奏羽檄重跡而狎至
經注魚龍以秋日為夜龍雨分而降蟄寢於淵故以秋為
夜也楚辭野寂寞其無人
弘羊請田輪臺秦書故國地
登高有阮籍詩念我平居時
所思

官僻遠愁置君國之憂故有長安世事之感每依北斗
望京華情見乎此白帝城高日瞻故國兼天波浪身近
魚龍日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滄江遺老奮袖屈指覆定
百年舉碁之局非徒傷晚晚如昔人願得入帝京而已
澤州陳廷敬曰故國平居有所思猶云歷歷開元事

分明在目前。此章末句結本章以起下數章。黃生日：下四章皆故國事，特詳言之，以舒其悲感耳。或謂寓譏

明皇神仙游宴武功之事，是猶其人方痛哭流涕而誣其嬉笑怒罵，豈情也哉。

蓬萊高舊作宮闕對南山承露盤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

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

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一作朝班音班五章思長

朝宁之久違也。上四記殿前之景。下四遡入朝之事。

宮在龍首岡前對南山西眺瑤池東瞰函關極言氣象之

巍峩軒敞而當時集奉神仙之意則見於言外。儀衛森嚴之地公以布衣召見所謂往往時文彩動人主也。末

句朝班方及拾遺移官崇寧事。趙大綱曰：雉扇數開望之如雲也。龍顏日映就之如日也。陳澤州注：此詩前六句

是明皇時事。一卧滄江是代宗時事。青瑣朝班是肅宗時

事前言天寶之盛陡然截住陡然接末聯他人為此中間當有幾許繁絮矣。卧滄江病夔州驚歲晚感秋淡幾回青瑣言立朝止幾度也。此章用對結末兩章亦然。○唐會

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爽塏每

天晴日朗南望終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如在檻內

則有紫宸殿三殿南北則有舍元殿又北則有宣政殿又北

蓬萊則山勢盡矣豐亨禮二宮關舊本作仙關為是與

下文宮扇不犯重杜臆從之今按宮當作高蓋字近而訛

耳陸機洛記高闕十二間班婕妤賦登薄軀於宮闕兮

柱也陳澤州注漢武承露銅柱在建章宮西建章宮在長

安城外西北隅唐東內在東城東北不聞有承露盤事此

蓋言唐開寶宮闕之盛又以明皇好道故以蓬萊承露瑤

池紫氣連類言之不必實有金莖劇談錄舍元殿國初

建造仰觀玉座如在霄漢陳注唐公主如金仙玉真之

類多為道士築觀京師西望瑤池蓋言道觀之盛唐會要

太清宮薦享聖祖立元皇帝奏成紫極之樂東來紫氣

蓋言太清之尊與上宮闕一類或以瑤池王母喻貴妃之

冊為太真紫氣函關譏立元之降於永昌如此說是追數

先皇之失非迴憶前朝之盛矣張衡四愁詩側身西望

涕霑裳列子周穆王肆意遠遊升崑崙之丘遂賓於西

王母觴於瑤池之上漢武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

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

也關尹內傳關今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

日應有聖人經過京邑乃齋戒其日果見老君乘青牛車

來過天寶元年田同秀見老君降於永昌街云有靈

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傍上發傳求得之瑤池本對函

關以聲律不諧故句中變通之法陰鏗詩雲移蓮

勢出儀衛志唐制有雉尾障扇崔豹古今注雉尾扇起

於殷世高宗時有雉之祥服草多用翟羽緝雉羽以為

扇以障翳風塵唐會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

皇帝受朝於宣政殿宸儀蕭嵩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

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雨坐定乃去扇唯宸儀不欲令

人見故必俟扇開繞始得望見聖顏雲移狀障扇之

兩開龍鱗謂衣衣龍章陳注史稱明皇儀範偉麗有

非常之表子虛賦照爛龍鱗世說諸葛靚曰今日復

覩聖顏鮑照詩沉吟芳謝安高東山任昉詩滄江路

窮此青瑣宮中門名注別見樓鑰曰點與玷同古

到江邊鮮伴晨葩莫之點辱左思二唐兄

詩多用之束皙補亡詩鮮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

弟贊二唐潔已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

署復點銅龍門沈約奏彈王源點世家聲將被北屋子美

正承諸賢用字例也。〔焦竑云〕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蠻，蓋唐人屢用之，亦可證杜詩之不音玷矣。

〔沈約奏〕彈孔稚珪，文正臣稚珪歷奉朝班。

盧德水疑上四用宮殿字六句，五六似早朝詩語。今按

賦長安景事，自當以宮殿為首，所謂不觀皇居壯安知

天子尊也。公以布衣召見，感荷主知，故追憶入朝觀君

之事，沒齒不忘。此章六句，俱說秋景，則筆下有秋意中

無興矣。此章六句，俱用一虛字二實字，於句尾如

降王母滿函關，開宮扇，扇識聖顏，驚歲晚，點朝班。句法相

似，未免犯上尾

疊足之病矣。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

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鶴，一作錦纜牙檣起白鷗

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六章思長安曲江，歎當時之遊幸也。

四敘致亂之由，下四傷盛時難再。瞿峽曲江地懸萬里，而風烟遙接同一蕭森矣。長安之亂起自明皇，故追敘昔

年遊幸始末。杜臆：城通御氣，前則敦倫勤政，後入邊愁。

後則耽樂召憂，見一人之身而理亂頓殊也。因想邊愁未

入之先，江上離宮，珠簾圍鵲，江間畫舫，錦纜驚鷗。曲江歌

舞之場，迴首失之，豈不可憐。然秦中自古建都之地，王氣

猶存，安知今日之亂，不轉為他日之治乎。萬壘風

烟，即所謂塞上風雲接遠陰也。顧注：宮殿密而黃鵠之

舉若圍舟楫多，而白鷗之遊忽起，此皆實景。舊云：柱帷繡

作黃鵠文者非。陳澤州注：曲江與樂遊園杏園慈恩寺

等相近，地本秦漢遺跡。唐開元中，疏鑿更為勝境，故有末

二句。帝王州又起，下漢武帝。○方輿勝覽：瞿塘峽在夔

州東一里，舊名西陵峽，乃天雨之門。陸機辯亡論：謹守峽

江口。劇談錄：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為勝境，花卉環周

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於中和上巳節。劉餗小說：園本古

曲江，文帝惡其名，曲改名芙蓉，為其水盛而芙蓉富也。

韋鼎詩：萬里風烟異。舊唐書：南內曰興慶宮，宮西南隅有花萼

色，故曰素秋。舊唐書：南內曰興慶宮，宮西南隅有花萼

相輝，勤政務本之樓。開元二十六年六月，遣范安及於長

安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苑。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

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羅城，復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內。

與慶宮，次經明春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之知。

也張正見詩御氣響鈞天祿山反報至帝欲遷

幸登興慶宮花萼樓置酒四顧悽愴所謂小苑入邊愁也

小苑指宜春苑一統志芙蓉苑即秦宜春苑地漢書蕭

望之傳署小苑東門候庾信詩待車小苑外陳蘇子卿

詩故鄉夢中近邊愁酒上寬西京雜記昭陽殿織珠為

簾裴子野詩流雲飄繡柱西京雜記昭帝始元元年

黃鵠下建章太液池中帝作歌庾信詩錦纜迴砂磧

哀江南賦鐵軸牙蕭子雲詩象牙作帆檣埤蒼稽尼銳如牙

也何遜詩可憐雙白鷗流芳夕水上遊王粲七哀詩南

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庾信詩正自古來歌舞地史

記劉敬傳輕騎一日一夜呼至秦中謝朓詩江南佳麗

地金陵帝王州秦謝朓詩秦據河山之固東向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

澤州陳廷敬曰此承上章先宮殿而後池苑也下繼昆

明二章先內苑而及城外也上下四章皆前六句長安

後二句夔州此章在中间首句從瞿唐引

端下六則專言長安事俱見章法變化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夜月一作

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

關塞極天唯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七章思長安昆明池而歎景物之遠離也

織女二句記池景之壯麗

景之蒼涼轉下關塞去勢四句分截方見曲折生動

說將中四句作傷感其衰杜臆作追遡其盛此獨分出一

盛一衰何也曰織女鯨魚直古不移而菰米蓮房逢秋零

落故以興已之漂流衰謝耳

於武帝此云旌旗在眼是借漢言唐若遠談漢事豈可云

在眼中乎公寄岳州賈司馬詩無復雲臺仗虛修水戰船

則知明皇曾置船於此矣

還京無期不復覩君之盛也

風雲江即江間波浪帶言湖者地勢接近將赴荆南也公

詩天人滄浪一釣舟獨釣竿遠去皆以漁翁自比

漢書元狩三年發謫吏築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越嶲

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通身毒國為昆明所閉

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在長安西南週迴四

十里長安志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虞茂詩昆明池

水秋色明史記平準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

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西京雜記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垂幡旄旌葆麾蓋照灼涯涘家語旌旗繽紛徐陵詩密意眼中來

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

晉夏歌晝夜理機絲虛夜具不能織絲也西京雜記

昆明池刻玉石為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鬣尾皆動劉孝

威詩雷奔石鯨動水濶牽牛遙蔡邕漢律賦鱗甲育其

萬物陳琳檄隨流本草圖經菰即茭白其臺中

有黑者謂之菱鬱後結實鬱菰米也庾肩吾詩黑米生菰

詩青花出稻苗趙次公國沉雲黑言菰米之多一望黯

黯如雲之黑也鮑照詩沉雲日夕昏蔡邕月令章句陰

者密雲也沉者雲重也沉雲意本此王褒詩塞近邊

雲黑陶潛詩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庾肩吾詩秋

樹翻紅葉寒池墜黑蓮徐孝伯詩詎識鉛粉紅邵注蓮初

結子花蒂褪落故墜粉庾肩吾詩輦道同關塞孔

叢子世人言高者必以極天為稱南中八志鳥道四百

里以其險絕獸猶無蹊特上有飛鳥之道耳列子身在

江湖之中隋望江南曲遊子不歸生滿地傅玄詩渭

濱漁釣翁乃為周所諮

楊慎曰：隋任希古昆明池應制詩：「回眺牽牛渚，激賞鏤鯨川。」便見太平宴樂氣象。今一變云：「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讀之，則荒烟野草之悲見於言外矣。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彫菰、紫籜、綠節、鳧、雛、雁子、啞喋。」其間三輔黃圖云：「宮人泛舟，蓮為巴人權歌，便見人物遊戲。」宮沼富貴，今一變云：「浮萍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讀之，則兵戈亂離之狀俱見矣。杜詩之妙，在能翻古語，千家注無有引此者。因悟杜詩之妙如此。

解此詩所以佳。昔人敘昆明之盛者，莫如孟堅平子。一則曰：「集乎豫章之館，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若雲漢之無涯。一則曰：「豫章參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此楊用修所誇盛世之文也。余謂班張以漢人敘漢事，鋪陳名勝，故有雲漢日月之詞。杜公以唐人敘漢事，摩挲陳迹，故有夜月秋風之句。何謂彼頌繁華而此傷喪亂乎？菰米蓮房，此補班張所未及。沉雲墜粉，描畫素秋景物。居然金碧粉本，池水本黑，故賦言黑水。菰米沉沉，象池水之玄黑，乃極言其繁殖也。用修言兵火殘破，菰米漂沉，不收不巳，倍乎。又云：「此緊承秦中自古帝王。」

州而申言之。故時則曰漢時，帝則曰武帝。織女、石鯨、蓮房、菰米、金隄、靈沼之遺迹，與戈船樓櫓，並在眼中。因自傷其僻遠而不得見也。於上章末句，剋指其來脉，則此中敘致，禪疊環鎖，了然分明矣。按王嗣奭云：織女、鯨魚、鋪張、偉麗、壯干、載之、觀、菰、米、蓮房、物產豐饒，溥萬民之利。此本追遡盛事也。范季隨陵陽室中語曰：少陵七律詩，卒章有時而對，然語意皆收結之詞。今人學之，於詩法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
一本首句在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
草堂

本作紅豆一作紅稻一作紅飯
啄殘
一作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

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
晚更移綵筆昔曾
音層一作遊
千氣象

白頭今
張氏作今
望苦低垂
八章思長安勝境遡舊遊而嘆衰老也香稻二句記秋

時之景連屬上文佳入二句憶尋春之興引起下意仍在四句分截
演義公自長安游漢陂必道經昆吾御宿及

至則見紫閣峯陰入於漢陂所謂半陂以南純浸山者是也唐解趙注以香稻一聯為倒裝法詩意本謂香稻則

鸚鵡啄餘之粒碧梧乃鳳凰棲老之枝蓋舉鸚鵡鳳凰以形容二物之美非實事也若云鸚鵡啄餘香稻粒鳳凰棲老碧

梧枝則實有鳳凰鸚鵡矣陳州注香稻碧梧屬昆吾御宿拾翠同舟屬漢陂城西河舟詩青蛾皓齒在樓船

橫笛短簫悲遠天所謂佳人拾翠春相問也又與岑參兄弟遊漢陂行船舷漢陂行及城西之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

侶同舟晚更移也春相問彼此問遺也晚更移移棹忘歸也張綆注氣象指山氣象于者言綵筆所作氣

凌山水也即指漢陂行及城西之舟等篇言朱注此句當與題鄭監湖亭賦詩分氣象參看引氣衝星象表詞

感帝王尊解作賦詩于主非也張遠注此詩末聯與上章末聯皆屬對結體昔曾對今望意本明白舊作吟望乃

字訛耳陳注又云此望字與望京華相應既望而又低垂并不能望矣筆于氣象昔何甚壯頭白低垂今何其憊

詩至此聲淚俱盡故遂終焉杜臆此章所思不專在漢陂考名勝志御宿昆吾傍南山而西皆武帝所開上林苑

方三百里其故基跨今盤屋鄠藍田咸寧長安五縣之境而漢陂在鄠昆吾御宿皆在上林苑中日透迤則延袤廣

矣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金注御宿以武帝宿此得名長安志昆吾亭在藍田縣境

御宿川在萬年縣西南四十里四皓歌漠漠高山溪谷

透迤透迤回遠貌通志紫閣峯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

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然張嶷遊城南記圭峰紫閣在

終南山寺之西一統志紫閣峯在鄂縣東南三十里陳

注公與鄂縣源大少府宴漢陂詩有飯抄雲子白句說者

謂雲子碎雲母以白南都賦香稻鮮魚沈

括筆談及洪興祖楚辭補注並作紅豆啄餘鸚鵡粒當以

草堂本為正雲溪友議李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徐彥伯詩巢君碧梧樹山

海經黃山有鳥其鳴如鸚鵡言名曰鸚鵡鄭玄詩

箋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說苑黃帝即位鳳集東園棲帝

梧樹終身不去楚辭惟佳人之獨懷曹植洛神賦或

採明珠或拾翠羽費昶詩芳郊松翠人迴袖捲芳春夢

彌注相問乃詩人雜佩以問之之意前漢婁敬傳數問遺

顏注問遺謂餉饋之也遺去聲周王褒詩仙侶自招携

後漢書李膺與郭泰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

南史江淹嘗宿冶亭夢郭璞謂曰吾有綵筆在卿處多年
可以見還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以授之嗣後有詩絕無美

句時入謂之才盡

江海麗色賦

非氣多之

漢

古詩

今我曰頭

司馬相如美人賦

黼帳低

吳

渭

潛齋曰詩有六義

與居其一

凡陰陽寒暑

獸

山川風景得於適然之感而為詩者皆興也

起興而楚騷多賦

漢魏至

傑然如老杜秋興八首

淡

詣詩人闡奧興之

皆雄渾豐麗沉着痛快

其有感於長安者但極摹其盛

而所感自寓於中徐而味之則凡懷鄉戀闕之情慨往

傷今之意與

之相尋所謂不勝其悲

哉一家之言

雲霞滿空

此杜子所以為詩人之宗

仰也

陳繼儒曰

飛湧可喻老杜

與諸篇

郝敬曰秋興八首富麗之

詞沉渾之氣力扛九鼎

王元美謂其藻繡太

結響奏合而意未調

如此諸篇往往有之

由其材大而

氣厚格高而聲弘

如萬石之鐘不能為喁喁細響

萬里那得不千里

一曲子美之於詩兼綜條貫非單絲

獨竹一戛一擊可以論宮商者也

又曰八首聲韻雄

暢詞采高華氣象冠冕是真足虎視詞壇獨步一世

士

詩

羊

主

卷

十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澤州陳冢宰廷敬曰秋興八首命意鍊句之妙自不必言即以章法論分之如駭雞之犀四面皆見合之如常山之陣首尾互應前人皆云李如史記杜如漢書予獨謂不然杜合子長孟堅為一手者也

詠懷古跡五首

鶴注此當與大曆元年夔州作 [杜臆] 首各一古跡首章前六句先發

已懷亦五章之總冒其古跡則庾信宅也宅在荊州公未到荊而 [揚] 有江陵之行流寓等於庾信故詠懷而先及之然五詩皆借古跡以見已懷非專詠古跡也 [又云] 懷庾信宋 [孟] 以斯文為已任也懷先主武侯嘆君臣際會之難逢也 [中] 昭君一章蓋入宮見妬與 [朝] 見妬者 [古] 有同感焉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

溪衣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

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

首章咏懷以庾信自方也上四漂泊景况下四漂

泊感懷公避祿山之亂故自東北而西南淹日月久留也其雲山雜處也五六賓主雙關蓋祿山叛唐猶侯景叛

梁公思故國猶信哀江南末應詞客哀時後四章皆依

年代為先後首章拈庾信從自敘帶言之耳或因信曾居

江陵宋玉故宅遂通首指信按子山自梁使周被畱不返

三峽五溪踪跡未到不當傳會○莊子夫支離其形者猶

足以養其身全其天注支離形體不全之貌此詩作流

離之意蜀志許靖傳泊感波絕糧茹草顧注東北

純是風塵西南尚畱天地下字皆不苟吳邁遠詩西南窮

天險東北畢地關鶴曰峽程記三峽謂明月峽巫山峽

廣澤峽其有瞿唐灑燕子屏風之類皆不在三峽之數

此云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一流峽非兼明月廣澤而言下章

蜀主幸三峽亦同此義天社樓臺指西閣言蕭懿詩樓

臺自相隱後漢南蠻傳武陵五溪蠻皆槃瓠之後槃瓠

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衣皮好五色衣服

敘州圖經五溪諸蠻遙接益州西郡故先主伐吳使馬良

招五溪諸蠻授以官爵水經注武陵有五溪謂雄溪楠溪

酉溪沅溪辰溪也在今湖廣辰州界左傳飲食衣服不

與華同蔡琰詩雲山萬里兮歸路遐史記注江湖間

謂小兒多作狡猾為無賴庾信傳信在周雖位望通顯

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其辭曰信年始

二毛即逢喪亂藐是亂離至於沒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

楚老相逢泣將何及又云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
寒風蕭瑟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傷心賦對玉關而羈旅
坐長河而暮年末二句即用其賦語庾信初在江
南江關正其地也後漢書岑彭被荆門長驅入江關

搖落淡知宋玉

一作

悲

流

儒雅

亦

吾師

悵望

千秋

一灑

淚蕭條異代不同

詩

江山

故宅

空文藻

雲雨荒

臺豈

夢思

最是楚宮俱泯滅

舟人

指點

到今疑

此懷宋玉宅也亦四句分截言古人不

可復作而文采終能傳世

天雨

望

而灑

淚恨

不同

時也

二句

乃流對

杜臆

王

故宅

已

其

文傳

後世

其所

賦陽

臺

之事本託夢思

以

君

至今

楚宮

久沒

而舟

人過

此尚

有

行雲行雨之疑

總因

文藻

所留

足以

感動

後人

耳風

流儒

雅

真足為師矣

一說

宋

玉

其

文藻

猶存

若楚

宮泯

滅

指點一無可憑矣

然則

富貴

而名

湮沒

者烏

足與

詞人

爭

于

千古哉

此作

言外

感慨

之詞

亦見

姿致

黃生

曰前

半

懷宋玉所以悼屈原

悼屈原

者所

以自

悼也

後半

抑楚

王

所以

揚

宋玉揚宋王者亦

所以

自揚

也是

之謂

詠懷

古跡

也

此詩

起

二句

先

○

宋玉

九辯

悲哉

秋之

為氣

也蕭

蕭

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庾信枯樹賦殷仲文風流儒雅

海內知名邵注風流言其標格儒雅言其文學宋玉以

屈原為師杜公又以宋玉為師故曰亦吾師莊子吾師乎

謝朓詩寒烟悵望心曹植詩灑淚滿襟抱李陵書

悲風蕭條蕭條歎人亡也太白詩張子房詩歎息此人去

蕭條徐泗空謝靈運詩異代可同調漢武帝讀相如

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陶潛詩江山豈不

險楚辭爾何懷乎故宅趙日歸州荊州皆有宋玉宅此

言歸州宅也曹植論鮑思乎文藻之場圃宋玉高唐

賦昔先王嘗遊高唐夢見流芳婦人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

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岨旦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

臺之下謝朓詩歸夢相思夕豈夢思言本無此夢俱

浪滅與故宅俱亡世說王大將軍云最是臣少所知

拔寰宇記楚宮在巫山縣西二百步陽臺古城內即襄

王所遊之地陽雲臺高百二丈南枕長江張正見

詩忽聽晨雞曙非復楚宮歌鍾會檄文生民之命幾於

泯滅抱朴子莫不指點之

宋玉鈞賦歷載數百到今不廢

按漢書注宋玉作賦蓋假設其事諷諫淫惑也張綆云

賦稱先王夢神女蓋以懷王之亡國警襄王也朱注云

上詩羊生

豈夢思明其為子虛亡是之說。顧宸曰：宋玉迷懷王

夢神女，作高唐賦。又自述已夢，作神女賦。本託諷諫襄

王耳。國風以關雎為思賢，離騷比湘妃於君王。玉之兩

賦正合此旨。李義山詩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

一片雲。是也。後人皆云：襄王夢神女，非矣。文選刻本沿

訛已久。王玉二字互混。到底今只改正數字。文義自明。

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玉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

異之。明日以白。其夢若何。玉對云云。王曰：狀如

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若此甚矣。試為寡人賦

之。今按必如修遠說。於。其狀。又尾末所云顛倒失

王覽其狀亦當改作玉覽其狀。又尾末所云顛倒失

據。惆悵垂涕者。亦屬自述語。不似代王賦夢之詞。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

子兩

明妃

陳注明字犯重據

尚有

邨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

蘇梗

識春

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

上聲一作歲

琵琶作胡語分明怨

一作恨曲中論 平聲。此懷昭君村也。上四記敘遺事。

愁 下乃傷弔之詞。生長名邦而歿身塞外。

此足該舉明妃始末五六承上作轉語言生前未經識面

則歿後魂歸亦徒然耳唯有琵琶寫意千載留恨而已

朱瀚曰起處見鍾靈毓秀而出佳人幾許珍惜結處言

託身絕域而作胡語含許多悲憤曲中訴論正指昭君怨

詩不作後人詞曲黃生日怨已之遠嫁恨漢之

無恩也陶開虞曰此詩風流搖曳杜詩之極有韻致者

鮑照舞鶴賦雪滿群山世說千巖競秀萬壑爭流

漢書注文穎曰昭君本蜀郡秭歸人也漢書王嬙字昭君

石崇明君詞序明君本昭君觸晉文帝諱改焉一統志昭

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薛道衡詩一去無消

息別賦明君去時仰天紫臺稍遠關山無極望君

王今何期終蕪絕公異域李善注紫臺即紫宮也邵注漢

宮名朱瀚曰此詩連字即無極意青塚句即蕪絕意謝

惠連雪賦朔漠飛沙爾雅朔北方也說文漠北方流沙也

歸州圖經邊地多白草昭君塚獨青鄉人思之為立廟

香溪一統志昭君墓在古豐州西六十里琴操昭君有

子曰世違單于死世違繼立凡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問

世違曰汝為漢也為胡也世違曰欲為胡耳昭君乃吞藥

自殺淮南子日至虞淵是謂黃昏莊子宋元君將畫

圖西京雜記元帝後宮既多使畫工圖形按圖召幸之

上寺羊主

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遂不得見後匈奴來朝求美入為閼氏上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帝悔之窮按其事畫工韓延壽棄市

省乃省約之省言但於畫圖中落識其面也

宮故妃詩猶憶窺牕處遠如解渴時若令歸就月照見不

須疑瀚曰環珮句乃總括其語

然漢章帝詔想望歸魂於沙漠之表

風入骨冷夜月照

琵琶句乃融化其語

前曰琵琶引却曰琵琶石崇明君詩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

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其造新

曲多哀怨之聲琴瑟君在外恨帝始不見遇乃作怨思

之歌後人名為昭君怨

黃有鳥處山集於苞桑蓋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

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

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

傷史記始皇紀貴賤分明

庾信詩終是曲中啼

韓子蒼昭君圖敘漢書竟寧元年呼韓邪來朝言願壻
漢氏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昭君字嬀姬之生一子冰
累立復妻之生二女至范氏書始言入宮久不見御積
怨囚掖庭今請行單于臨辭大會昭君豐容靚飾顧影
徘徊竦動左右帝驚悔欲復命而重失信外夷然范不
言呼韓邪願壻而言西五宮又言字昭君生二子與
前書皆不合其言不願妻其子而詔使從胡俗此自烏
孫公主非昭君也西京雜記又言元帝使畫工圖宮人
皆賂畫工而昭君獨不賂乃惡圖之既行遂按誅毛延
壽琴操又言本齊國王端正閑麗未嘗窺看門戶
穰以其有異人求之不與年十七進之帝以地遠不幸
欲賜單于美人嬀對使使者越席請往後不願妻其子吞
藥而卒蓋其事無所考自自信史尚不同况傳記
乎要之琴操最抵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歸縣有昭
君村人生女必灼艾其面慮以色選故也

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嘆息巖花野草自

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為誰留玉顏自古為

紇歐陽公詠其手痕云故鄉飛鳥尚啁啾何光悲笳出

張綆曰代宗嘗以僕固懷恩之女號崇徽公主下嫁回

上寺羊主

卷一七

三

春秋朱文公謂玉顏肉食一聯以詩言之第一等詩以
議論言之第一等議論文公蓋亦感傷時事故有契於
歐公之作耳錢塘瞿佑詩話詩人咏昭君者多矣大
篇短章率敘其離別怨恨而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
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賦箭若問妾顏色莫道不
如宮裏時此不言怨而倦倦舊主之思過人遠甚

蜀當作主窺顧少治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

像空一作山裏王殿虛無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

伏臘走邨翁武侯祠屋長一作隣近一體君臣祭祀同此

先主廟也上則記永安遺迹下四敘廟中景事幸峽崩
年遡廟祀之由君臣同祭見餘澤未泯盧注曰幸曰崩
日翠華曰玉殿尊昭烈正統若春秋之筆首稱蜀主因
舊號耳後篇又稱漢祚其帝蜀可見矣今按若論書法
當云漢主征吳幸三峽尤見正大顧注巢水鶴見廟之
久走村翁見祭之勤又日出師表宮中俱為一體言
平日抱一體之誠千秋享一體之報朱瀚曰先主崩於
白帝城其立廟宜也武侯祠自在沔陽而此處亦為立祠

實以君臣一體之故陪享正合典禮見後主不允臣民之

請為闕失矣水經注石門灘北岸有山山上合下

開洞達東西緣江步路所由先主為陸遜所敗走逕此門

追者甚急乃燒鎧斷道孫桓為遜前驅斬上夔道截其要

逕先主踰山越險僅乃得免患而歎曰吾昔至京桓尚

小兒而今追孤乃至遂發憤而薨華陽國志先主戰

敗委舟舫由步道還魚復改魚復為永安明年正月召丞

相亮於成都四月亮於永安宮亮宇記先主改魚復為

永安仍於州之西置永安宮梁簡文帝蜀道篇建

平督郵道魚復永安宮謝莊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虛

殿今為卧龍寺廟在宮東謝莊送神歌璇庭寂玉殿虛

上林賦乘虛無與神俱西京雜記高松植巘應場靈

河賦長杉峻檟樞樞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登於木

其未千歲者終不能集於樹上春秋繁露白鶴知夜半注

鶴水鳥也夜半水位感其生氣則益喜而鳴楊惲報孫

會宗書田家作苦歲時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內宮

外殿君廟祠有次第王褒四子講德論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

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一作

福

移漢祚終難復

一作難

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懷武侯也

大名之不朽下四惜其大功之成三分各據見時勢

難為萬古雲霄見才品出俞漸曰孔明人品足上方

伊呂使得盡其指揮以底定吳魏則蕭曹何足比論乎無

如漢祚將移志雖於恢復而身則殲於軍務此天也而

非人也五六承萬古雲霄卷承三分割據澤州陳冢

宰注武侯在軍嘗綸巾羽兩遺像清高其氣象猶可想見

按俞氏云一羽毛如鸞鳳獨步雲霄無與為匹也

焦竑則云昔人以羽為羽耳此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

輕為正如雲霄間一羽毛耳此說非是當年漢軍雜耕

渭濱魏人畏蜀如虎孔明一死而漢事遂不可為此真天

運之無可如何者志決身殲即出師表所謂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者軍務勞即蜀志所云其細咸決及南征北伐之

類紆屈也一獨也殲盡也一統志武侯廟在夔州府

治八陣臺下史記越世家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

居莊子外不觀乎宇宙文子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

今謂之宙漢書贊蕭何曹參位冠群后聲為一代之宗

臣注言為後世之所尊仰蜀志武侯傳注張儼曰一國之

宗臣伯主之賢佐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徘徊路寢見

先生之遺像高士傳鄭樸修道靜默世服其清高諸

葛亮出師表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陸機辯亡論割據

山川跨制荆吳是言偏霸一班固漢高帝贊割據河

山保此懷民亦可言典事業老子善計不用籌策

史記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陸倕詩萬古信為儔晉

書陶侃傳志凌雲神機獨斷蔣氏曰雲霄羽毛正與

清高相應梁簡帝劉孝儀今威鳳一毛廣絕交論

競羽毛之輕魏文帝典論傳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間耳

彭羨獄中與諸葛亮書是下乃當世伊呂陳平傳誠

能去兩短集兩長天下指揮即定矣丙吉傳贊高祖開

基蕭曹為寇張輔葛樂優劣論孔明包文武之德

殆將與伊呂爭儔豈徒樂毅為伍後魏崔浩著論亮不能

為蕭曹亞匹謂陳壽貶亮非為失實公以伊呂相提而論

乃伸張輔之說而抑崔浩之黨陳壽也宋文帝詩運移

矜物化蔡琰胡笳

曲我生之後漢祚衰

金郝君中題五丈原武侯廟詩籌筆無功事可哀長星

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蓋世才壞壁

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淡老木風聲惡。猶想
褒斜萬馬來。按三分萬古以虛對實。郝氏將十倍對三
分。全用實事。乃倣

公意而參酌者。

劉克莊曰。卧龍沒已千載。而志世道者。皆以三代之

佐許之。此詩儕之。伊伯仲間。而以蕭曹為不足道。此

論皆自子美發之。考亭舜軒近代大儒。不能廢也。張

緹曰。見伊呂而蕭曹稱之無乃過乎。曰。此少陵有見

之言也。蕭曹佐漢開基。不能致主。王道建萬世之長策。

使帝王以來之制度蕩然。而不復見。至今有遺憾焉。孔

明高卧隆中。三顧而起。固耕莘釣渭之遺風也。文中子

稱其無死禮樂。其有興乎。然則指揮若定。誠非蕭曹所

能班矣。夫豈過哉。黃生曰。此詩先表其才之挺出。後

惜其志之不成。武侯平生出處。直以五十六字論定。前

後諸人。區區以成敗

持評者。皆可廢矣。

盧世淮曰。杜詩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此乃七言律

命脉根柢。子美既竭心思。以一身之全力。為廟算運籌。

為古人寫照。一腔血。惻萬遍水磨。不唯不可輕議。抑且

不可輕讀。養氣滌腸。方能領畧。人知有秋興八首。不知

有秋興八首。不知

尚有此十首則杜詩之所以為杜詩行之不著習矣不察者其埋沒亦不少矣

寄韓諫議注

鶴注依梁氏編在大曆元年之秋姑仍

蓋楚人岳陽其家也

今我不樂

音洛

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美人娟娟隔秋水

濯足洞庭望八荒

灑灑飛冥冥

楚辭日月白

青楓葉赤天雨

去聲一作

飛霜

首敘懷思韓君之意

楚辭以美人比君子此指韓

青楓

赤葉時屬灑灑

韓居之地

鴻飛冥冥韓已遯世

岳州

巴陵郡在岳之陽

故曰岳陽

有君山洞庭湖湘江之

勝

詩不能奮飛

又或

偃息

在牀

又彼美人兮西方

之人

今

鮑照詩娟娟似蛾眉

莊子秋水時至

揚雄傳

左思

詩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此濯足用滄浪歌

西岳

以望八荒

法言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

謝靈運詩

曉霜

楓葉丹

照詩

北風驅雁天雨霜

鮑

王京羣帝集

北斗或騎騏驎

翳鳳

士寺

羊主

六

一

三

鳳芙蓉旌旗

一作旌

煙霧落

一作樂

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

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旁

唐汝詢曰此借仙官以喻朝貴也

公麟鳳旌旗言騎從儀衛之感影動瀟湘謂聲勢傾動乎

南楚星君比近侍之靈恩者羽人比遠臣之去國者○靈

樞奎景內經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注玉京者無為之

天也東西南北各一天蓋三十二帝之都

玉京之下乃崑崙北都

如五方之帝三十二天之帝雖皆稱帝而於大帝為卑猶

諸王三公之於天子也

人君之象號今之

乘麒麟次乘龍鸞鶴每翅各大丈餘

解翳為蔽引甘泉賦登厚風兮翳芝恐非

芙蓉露下落此處落字

作烟霧樂謂樂音微細如奏於烟霧中也

樂於洞庭之野

子明經列缺氣去地二千四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

景皆倒在下

照故其景倒

楚辭華酌既陳有瓊漿些真詰羽童捧瓊

漿楚辭仍羽人於丹丘羽人飛仙也羽人稀少韓已去位此句起下似聞昨者一作赤松

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

國家成敗吾豈敢色難腥腐餐風一作香此申明諫議去

良方韓是嘗平定西京者帷幄未改言老謀仍在成敗豈

敢言不忘憂國色難腥腐蓋厭濁世而思潔身矣○張良

傳願去人間事從指松子遊并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

師能入火自燒漢書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也陸機高

祖功臣傳太子少傅留文成侯韓張良高祖紀運籌帷幄

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功出師表至於成敗

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前漢鄧通傳太子齧癰而

色難之神仙傳壺公數試費長房繼今啖溷臭惡非常房

色難之鮑照升天行爾雅注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

吞腥謂酒肉之人爾雅注楓似白楊葉圓而岐有脂而

香今之楓香是也山海經注宋山楓木即今楓香樹南史

任昉營佛齋調楓香二石張遠注楓香道家以之和藥故

云餐鶴林玉露引佛書凡諸所齋風與香等朱注引范成

大詩懸知佛骨有青冥風香久已滌羶腥其說皆迂曲鄭

侯升日杜詩又有獨歎風香林周南畱滯古一作所莫一作

春時好顏色亦豈用佛書耶

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為隔秋水焉於虔得置之貢

玉堂未想其老成宿望尋出而讀世匡君也杜臆南極

即老人星見矣蓋意在治平也此章前三段各六句末

段四句收○史記吳公畱滯周南晉書老人一星在

孤南一日南極常以秋分之見於丙秋分之夕沒於丁

見則治平主壽昌焉得置之上四字畧讀前漢翼奉

傳久汚玉堂之署顏師古曰玉

殿在未央宮揚雄傳上玉堂

朱鶴齡曰韓諫議不可考其人人似李鄴侯必肅宗收

京時嘗與密謀後屏居衡湘修神仙羽化之道公思之

而作似聞以下美其碧帷幄翛然遠引周南以下惜

其畱滯秋水而不得大用也盧元昌曰韓官居諫議

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

不欲終老於江湖徒託神仙以自全也首尾美人中間

羽人及赤松子韓張良南極老人總一諫議影子吳

江潘耒曰少陵平生交友無一不見於詩即張曲江王

思禮未曾欵洽者亦形諸歌詠若李鄴侯則從無一字
交涉蓋杜於五月拜官李即於十月乞歸未嘗相往還
也此詩題云寄韓諫議則所云美人當即指韓錢箋移
之鄴侯有何確據杜既推李如此他詩何不一齒及而
獨寓意於寄韓一篇且何所諱而庾辭隱語題中
不一見姓氏耶若云詩中諱而庾辭隱語題中
官而與杜善安知非扈從收京曾參密議者耶錢氏歸
其說於程孟陽亦自知其不的也黃生日錢氏謂此
詩欲韓諫議貢詩於堂其說近鑿韓時在岳陽其
官之有無不可知何得以此薦賢望之觀泌語肅宗云殺
匡者乃五不可則其君臣之間正非諫議小臣所能與
也予意韓張良當即指韓諫議亦在靈武從駕故曰昔
隨劉氏定長安既而肅崩代立故曰帷幄未改神慘傷
其人必見時事不佳故棄官遠遊公特徵其辭曰國家
成敗吾豈敢色難腥也前段玉京群帝云云
指當時在朝之臣遠流落者望之猶登仙也公蓋與
韓有舊故作此寄之而因以自寓所以結處淡致慨惜
言此人自宜在玉堂之上耳焉得置而不用耶朱注雖
不徑指為李泌顧云其人必肅宗時嘗與密謀後屏居
衡山修神仙之道公思之而作則亦總為玉京群帝等

語所惑也。予初疑公以子房比韓或張之先與韓同出。因檢史記索隱注云：王符皇甫謐皆言子房本韓之公族。因秦索之急，故變姓名。益知本句不曰漢代張子房而曰漢代韓張良，公之所指本明白。人自不解耳。

解悶十二首

鶴法詩云：一。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曆元年。蘇州作。

至吟為短章，以自消遣耳。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飛初。山禽引子哺紅果，溪

女

趙定作女一作友

得錢買白魚

前二首即事興感，此從夔州風景敘起。上二句山水對言，山

禽引子，山間之景。溪女，江邊之事。杜臆：草閣，公所

居。山禽，句見與物俱適。溪女，句見人我兩忘。庾信詩：客

園星散居。公雲安詩：出此溪女，又

負薪行，男當門，戶女出入，則溪女賣魚可知。

商胡離別下

去聲揚州憶上西

陵故驛樓為

去聲問淮

南米貴賤老夫乘興

去聲欲東遊

一作流。此欲去夔而遊。朱注：時有胡商下

揚州來別因道其事西陵驛樓公少遊吳越時所登。○
陽伽藍記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隋煬帝詩言旋舊鎮下
揚州錢箋水經注浙江又北逕固陵城北今之西陵也
有西陵湖亦謂之西城湖會稽志西陵城在蕭山縣西十
二里謝惠連有西陵明風獻詩吳越改曰西興東坡
詩為傳鐘鼓到西興是也又白樂天答元微之泊西陵驛
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自應是西陵古驛臺則西陵舊有
驛耳晉書王述年三十未知名人謂之痴導以門第辟
之既見唯問江東張曰不答越絕書秦皇帝東
遊之會稽會稽志晉宋人積刻中皆曰東如謝安傳
海道還東是也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丘

一作侯非今日南一作東湖

采薇蕨何人為

去聲覓鄭一作袁非此已下五章皆感懷詩人

有瓜洲即鄭秘監所居今已謫居南湖無復有訪覓者矣
蓋傷其寥落也黃生曰此詩兩故字兩秋字兩瓜字連
環鈎搭亦絕句弄筆之法大家時一為之耳原注鄭秘
監審○水經注長安第二門本名霸城門又名青門門外

舊出佳瓜其南有下杜城西京雜記杜子夏墓文何必

故丘然後即化南湖鄭監所在公夔州詠懷詩云南湖

日扣舷張禮遊城南記濟瀾水陟神禾原西望香積寺

下原過瓜洲村注瓜洲村在申店瀾水之陰許渾集有和

淮南相公重遊瓜洲別業詩淮南相公杜佑也朱注瓜州

村與鄭莊相近鄭莊虔居也審為虔之姪其居必在瓜

州村故有末語與秋瓜憶故丘緊相應或以大曆

中鄭審嘗任袁州劉史改作袁州則生趣索然矣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獨當省署開文苑兼

泛滄浪學釣翁此懷薛璩也何薛同為水部但何有知

郎泛滄浪今客荆楚陳師道曰省署開文苑滄浪學釣

翁即薛璩詩也杜臆此處稱薛孟之詩知公別崔湜云

荆州遇薛孟為報欲論意非漫語也原注水部郎中薛

據○梁畫何遜傳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

好一文一咏雲輒嗟賞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

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鍾嶸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

陸謝為體貳之才曹植劉楨為建安才人之冠能推獎名

士此云本待者猶言恨古人不及見耳唐會要天寶六

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韓文公薛公
達墓誌據為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平文更不疑一本第二句作首句一飯未

曾音層畱裕客數篇今見古人詩懷孟雲卿也蘇李吾

此稱其作詩便知雲卿詩格獨能力追西漢原注校書
郎孟雲卿僧皎然五言始於蘇李二子天與其性發

言自高未有作用十九首則詞義炳婉而成章矣雨流芳

洪容齋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
觀江漢流之語以為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為乃及江漢

東坡云皆後人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酒與子
結綢繆盈字係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不應陵敢用

之益知東坡之言為信矣蔡寬夫曰五言起於蘇
李今所見唯文選中七篇耳世或疑武詩俯觀江漢流

仰視浮雲翔以為不當有江漢之言遂疑其偽此但註
者淺陋直指為使匈奴時作故人多惑之其實無據也

安知武未嘗至江漢耶馮惟訥曰古詩云盈盈一水
間又高帝諱邦而韋孟詩云實絕我邦古人臨穴或不

也諱

復扶又切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卽今者舊無新

語漫釣槎當作頭縮頸作鰓其詩句下二歎其人亡上二憶

新句無聞而徒然把釣則者舊爲之一空矣槎頭縮頸

編卽用浩然句孟浩然泊隨陽鴈魚藏縮項鰓又試垂竹

竿釣果得槎頭鰓此獨詭者以別於雲卿也○傳咸詩

人之好我贈我清詩文心雕龍五言流調清麗爲宗漢

陸賈作新語趙曰習鑿齒襄陽人梓捕遂以槎斷水因謂之

中出鰓魚味極肥楊慎曰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

槎頭縮項鰓楊慎曰說文查浮木也今作槎非槎音詫

邪斫也國語山不槎蘖是也今多混用莫知其非畧證數

條於此王子年拾遺記唐王勃詩扶桑不爲查水經注

天名貫月查一日挂星查道藏歌詩

臨海江邊有查浦字並作查唐王勃詩

行序云夜查之客猶對仙家坐菊之賓尚臨清賞駱賓王

有浮查詩皆用正字不從俗體杜工部詩

滄海有靈查惟七言絕空釣槎頭縮頸鰓七言律奉使虛

隨八月槎古體近體不應用字互異蓋七言絕與律乃俗夫競玩遂肆筆妄改古體則俗目未擊幸存舊文耳

陶冶性靈存一作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熟知二謝將能

事頗學一作陰何苦思此自蘇詩學詩篇可養性靈

求盡善而日費推敲矣韓子蒼曰東坡嘗語參僚曰老

杜言新詩改罷自長吟乃知此老用心最苦後人不復見

其剗剗但稱其渾渾耳杜臆云嘗稱李白詩似陰鏗後

人妄云公有不滿太白之濟試讀此詩豈其然乎鍾嶸

詩評阮嗣宗咏懷之作可天以陶性靈發幽思又顏之推家

訓陶冶性情從容風論入其滋味亦樂事也二謝謂謝

靈運謝朓陰何謂鏗何遜世說王家見二謝則傾筐倒

度此備用之將能事將近其能事易天下之能事畢矣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空室莫漫作寒藤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去國能此懷王維也右丞雖歿而佳句

不墜矣縉黨附元載人不足取特以一家詩學可稱故

連類及之或以縉能表章維集故云風流未絕詩中似無

此意原注右丞弟今相國縉。抱朴子知名之高人治

聞之碩儒舊唐書王維傳乾元中轉尚書右丞晚年得

宋之問藍田別墅墅在輞口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裴

迪浮舟往來嘯咏終日所賦詩號輞川集晉書謝安傳

放情丘壑庚信詩寒藤抱樹鍾嶸詩品奇章秀句

往往警道王洙曰代時縉為宰相帝求維文縉集上

之金壺記王維與弟縉名剋一時時議云論詩則王維崔

顯論筆則王縉李頎祖詠張說不得與焉盧氏雜記王

縉好與人作碑銘有送潤遠者誤

叩其兄門維曰大作家在那邊王摩詰足稱大家王

李東陽曰唐詩李杜之外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

詩豐縹而不華孟浩然王摩詰足稱大家王

儉枯瘠之病由此言之則孟為尤勝儲光羲有孟之古

而深遠不及岑參有王之縹而又以華靡掩之故杜子

美稱吾憐孟浩然稱高人王

右丞而不及儲岑有以也夫

先帝貴妃今一作

寂寞荔枝還復扶又

入長安炎方每續

朱櫻獻玉座應

平悲白露團

杜臆已下四章皆為明皇徵貢荔枝而發此歎舊貢之未

除也。帝妃皆亡，而荔枝猶獻，得無先帝神靈尚懷愴於
白露中乎？蓋微諷之也。據李綽歲時記：櫻桃薦寢，取之

內園，不由蜀貢。此特言其夏薦櫻桃，而荔枝繼獻耳。杜

修可曰：唐史遺事，乾元初，明皇幸蜀而回，嶺南進荔枝，上

感念楊妃，不覺悲慟。前病極時，憶昔蓬萊殿，奔騰獻荔

枝，正言楊妃事也。錢箋：錢鑑貴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

馳驛致之，比至長安，色味不變。唐國史補：貴妃生於蜀，好

食荔枝，南海所生尤勝。蜀者，散每歲飛馳以進。然方暑而

熟，經宿輒敗。樂史：南傳十四載六月一日，貴妃生日於長

生殿，奏新曲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十五載六月貴

妃縊於馬嵬，纜絕而南方進荔枝。至使力上祭之。按諸

書皆云：南海進荔枝。蔡君謨荔枝譜曰：貴妃涪州荔枝，歲

命驛致。東坡亦云：貴歲貢取之涪，蓋當時南海與涪州

並進也。世說：南州謂之炎方。朱注：獻自南海，故曰炎方。

禮記：仲夏之月，天子以合桃先薦寢廟。謝朓詩：玉座猶寂寞，詩白：露為霜。又：零露漙兮。

憶過瀘戎摘荔枝，青楓隱映石逶迤。京華應中舊，今從陳

無已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此譏遠貢之失真也。瀘戎之間，親摘荔枝，若

本

京中所見應無此色味。食者當自知耳。○盧注：公去秋宴

戎州揚使君樓有輕紅劈荔枝句。憶過指此。或云荔枝

原名離枝。言其離枝則色味香氣俱變也。杜臆：涪州有

有荔枝園。相傳謂克貢於貴妃者。涪去京師尤遠。今讀公

詩知出瀘戎者。是傳稱置驛傳。數千里色味未變。此蓋

駁其無是理也。方輿紀：妃子園在涪州之西。去城十五

里。當時以馬遞馳。載七日七夜。至京人馬斃於路者甚衆。

方輿勝覽：蜀中荔枝。瀘敘之品為上。涪州次之。合州又

次之。宋注：敘州即戎州。荔枝。廣州及梓

夔間所生者。太率早熟。肌薄而味甘酸。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蒲萄寒露成。可憐先不異枝蔓。

此物娟娟長遠生。此譏異味之惑人也。杜臆：宮中食荔

之。水晶絳雪。然瓜李沉玉。非由蒲萄採之。露下亦何減於

荔。只緣諸果枝蔓尋常。初不以為異。獨荔枝生自遠方。慕

其色味而珍重之耳。○魏文帝書：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

於寒水。江適井賦：構玉甃之百節。南史：扶桑國有赤

梨。經年不壞。娟娟

言其質弱而色鮮。

側生野岸及江蒲一作不熟丹宮滿玉壺雲
一作壑布衣

鮐背死勞人生一作害重馬翠眉須一作疎
此結出當

生於遠僻不植宮中而偏滿玉壺以其所好在此不憚多方致之也豈知抱道有老丘壑而不徵獨於一荔乃勞

人害馬以給翠眉之須噫遠德而好色此所以成天寶之亂歟賈捐之疏後宮盛色則賢人隱處此詩後二句本

之蜀都賦旁挺節春秋定哀多微詞之意字蓋為庾文隱語以避時忌

趙曰自戎熨而下以畝為蒲今官私契約皆然用以押韻師作江蒲非是朱注或曰劉熙齊名草團屋曰蒲又謂之

菴此詩江蒲似用此義言荔枝生於野岸江菴之側耳顏延之詩皓月鑿丹宮漢辛延年詩繩絲提玉壺

山移文欺我雲壑詩蓍髮鮐背注老人背有鮐文荆

公作勞人害馬今按勞人草草見詩經害馬之徒見莊子於文義明白吳氏作勞生害馬山谷謂善本是勞人重馬

去聲讀是引重致遠之意重字作平聲讀乃驛馬重遞之意趙注武后嘗改人為生當時因而誤寫耳今按重字作

吳論驛使奔騰另副一馬以防倒斃故云重馬盧注

重馬出前漢劉屈氂傳師古注重謂懷孕者今按急邁之馬未必用孕馬此注未確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眉今

多作翠眉警鶴髻

王嗣爽曰公因解開而及落安不過一首足矣一首之中其正言止荔枝還後入長安一句正言不足又微言以諷之微言不足又淡言以刺之蓋傷明皇以貴妃召禍則子孫於其新讓禍者宜掃而更之以亟蘇民困公於病橘亦嘗及此復魏魏不厭其煩可以見其憂國之苦心矣錢謙益曰上三章隱括張曲江荔枝賦而作曲江謂南海荔枝百果無一可比特生於遠方京華莫知固未之信魏文帝引葡萄龍眼相比是時南北不通傳聞之大謬爾故其賦云物以不知為輕味以無比而疑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淡知與彼何異此詩瀘戍章言物以不知而輕也翠瓜章言味以無比而疑也側生章言遠不可驗終然永屈士無以異也雲壑布衣老死鮐背曾不如荔枝遠生猶得奔騰傳置供翠眉之一笑士之無驗永屈殆有甚焉淡可嘆也古人雖漫興小詩託物比喻必有由來注家都不曉

洞房

鶴注明皇以廣德二年三月葬泰陵詩云園陵白露中又曰仙遊終一闕女樂久無香則去葬

年遠矣梁權道編在大曆元年得之杜臆八章皆

追憶長安往事語兼諷刺以警當時君臣圖善後之

策也每首先成詩而撮首字為篇名乃三

百篇遺注趙曰下八篇蓋一時所作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

一作滿舊

宮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首章從秋夜感興有故國舊語之思上四長安秋夜之

景所感在妃子下四夔州秋夜之景所感在明皇秦地

二句舊注云月雖新而宮則舊有物是人非之感滿指

池水不指月色蓋章內秋風秋月秋水秋露皆各舉時景

言耳趙汭注今夜應舊往時清漏公為拾

遺時宿省所聞者時上皇初還京也故下接以園陵句○

長門賦徂清野於洞房史記南子環珮玉聲璆然記行

則有環珮之聲曹植詩歡坐玉殿漢武辭秋風起今

白雲飛楊妃過溫泉行云玉殿空掩屏秋風動琪樹昔

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國策張儀曰秦地半天下鮑

泉詩新扇如新月唐會要明皇在藩邸居興慶里有龍

池湧出日以浸廣至開元中為興慶宮唐太宗詩丹陵

幸舊宮薛道衡詩今夜寒車出鮑照詩嘯歌清漏畢

晉灼曰黃山宮名在槐里錢箋漢武茂陵在黃山宮北

蓋借茂陵以喻宣宗泰陵前漢叔孫

通傳先帝園陵寢廟詩白露為霜

天寶之亂禍由妃子故八章以此為首黃生更定次序

以歷歷開元是詩末合作者之意又將洞房玉殿指陵

上寢殿而以環詩為守詩亦非是

鼎湖銀海蓬萊羽林自詩在第七章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音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

日一作留王母微風倚詩兒宮中行樂音秘少有外人

知此追敘明皇逸豫之事上四敘遊幸下四敘女寵

花迎龍出景物亦若增新矣日將落而留連王母貴妃專

寵也風微起而憑倚少兒秦魏得幸也當時恣意行樂不

知昔於青門城內見仙仗數移自蓬萊而往曲江南苑也

令人知今果安在哉 上章已說園陵此處復追敘生前

故用宿昔二字另提下二章俱蒙北○曹植詩宿昔秉良

弓 顧注青門長安城東門也 鶴注龍朔二年高宗置

仗朝會之仗三衛分上為五仗 李翰林別集序開元中

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植於

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 方繁園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

步輦從 鮑照詩雜樹茂寒峯 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常

出遊宮垣水溝中 苑與奇狀靡不 瞻覩鑾輿西幸龍一夕

乘雲雨望西南而 此見朔皇十七事中龍池即興慶池

盧注楊妃曾度為道士 故唐人比為王母漢武內傳王

母言語龕畢嘯命靈官駕龍嚴車欲去帝下席叩頭請留

殷勤王母乃坐 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

則子夫少兒先與 衛青傳孺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少兒更

為陳掌妻 飛燕外傳帝今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

倚后歌歌酣風起后揚 袖曰仙乎去故而就新乎帝

乃今無方持后履 朱注微風侍少兒蓋合用少兒飛燕

事 漢書周仁為郎中今慎重不泄以是得幸入卧內後

宮秘戲仁嘗在旁終無所言於外 楊惲傳人生行樂耳

杜臆行樂污褻必 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有不可使外人聞者

黃生日此章畧見風刺然其詞微而婉如祿山宮裏號
國門前之句非唯失風人之意亦全無臣子之禮矣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笑一笑復扶又似以一作物

皆

一作初

春政化平如永皇明

晉作明一作恩

斷

丁亂切

若神時時用

抵戲亦未雜風塵

此記當時優龍技巧也在四句分截舍人投壺足動天顏之笑延壽善畫能

令物色生春此一時適意之事若使當年政平威斷即時

用抵戲亦何至風塵雜起乎惜乎明皇之不然也盧注

直宗時畫鷹畫馬有馮紹正韓幹輩其侏儒黃鬴帝嘗呼

為肉几此即毛郭之流故借漢事為比杜臆抵戲用以

當戲劇舊引漢書角紙戲未合雜風塵指流離播遷既涉

風塵則不平不斷可知言外見意此風人溫厚之旨也○

西京雜記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寫人好醜老少必得其真

又云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古之投壺

取中而不求還故入小豆惡矢躍而出也郭舍人則激矢

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驍言於輩中為驍傑也每投壺帝

輒賜金帛神異經東荒山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焉與

一玉女投壺設有入不出者天為之笑張華曰笑者開口

流光今電是也隋辛德源詩雲銜天笑明莊子與物

為春漢安帝詔達於政化後漢第五訪傳政平化行

班固兩都賦天人合應以參神明

魏都賦皇恩綽矣晉書論神恩獨斷

洪容齋三筆云杜詩命意用事旨趣深遠若隨口一讀

往往不能解如能盡詩第三聯頗與前語不相貫穿然

按其旨本謂技藝借優劣不應象人主顧盼賞接然使化

如水恩若神為治大要既無所損則時或用此輩亦無

害也黃生日政平明斷自指開元之治從半嬰說

起轉折方不費力若將此意頓在前敘事必拖沓矣

鬪雞

鬪雞初賜錦舞馬既一胡翼切登鼎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曲

一作長仙遊終一閨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

黃此章有樂極悲來之感上四鋪張盛事見生前之樂
下四追惟遺跡致沒後之悲遠注仙遊句反上御曲

長女樂句反上宮人出黃生口第五句是通盤一大闕

節蓋不以荒宴直接播遷徑及崩駕之感則有傷痛而無

刺譏是溫柔敦厚之遺教也○季邱之雞鬪見左傳齊有

鬪雞走犬見國策陳思王得大苑紫驪馬教令習拜與鼓

節相應見魏志吐谷渾遣使獻馬謝莊為作舞馬賦見

宋書是鬪雞舞馬其來矣此詩則專指明皇事耳陳

弘祖東城父老傳玄宗在藩邸時樂民間清明節鬪雞戲

及即位立雞坊於南宮間索長安雄雞金毫鐵距高冠昂

尾千數養於雞坊選六軍流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之帝

出遊見賈昌弄木雞於雲龍門道旁召入為五百小兒長

天子甚愛幸之金出之賜日其家天下號為神雞童傳

又云明皇以乙酉而喜鬪雞是兆亂之象也黃庭堅曰

觀風樓南起鬪雞殿明皇雜錄上嘗令教舞馬四百匹

各分左右部目為某家龍某家驢時塞外以善馬來貢者

上俾之教習無不曲盡其妙因命衣以文繡絡以金鈴飾

其鬃鬣間以珠玉其曲謂之傾盃樂者數十回奮首鼓尾

縱橫應節又施三層板牀乘馬於上抹轉如飛或令壯士

舉榻舞於榻上樂工數十人環立皆衣淡黃衫文玉帶必

求年少姿美者每千秋節命舞於勤政樓下明皇雜錄

上每宴賜酺則御勤政樓太常陳樂教坊大陳尋撞走索

九劍角觥鬪雞令宮人數百飾以珠翠衣以錦繡自幃中
擊雷鼓為破陣樂〔又云〕玄宗製新曲四十餘又新製樂
譜每初年望夜御勤政樓觀燈作樂貴臣戚里設看樓觀
望夜闌太常樂府懸散樂畢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
歌舞以娛之〔開元傳信錄〕明皇以玉笛尋得之曲名紫雲
上清之樂其曲凄楚動心〔明皇夢遊月宮諸仙子娛以〕
迴〔異聞錄〕開元六年八月望上與申天師洪都客作術夜
遊月宮見素娥十餘人笑舞於廣庭桂樹之下音樂清麗
遂歸製霓裳羽衣曲〔舊注〕白樂天勤政樓前御柳詩
中有開元柳一株別作御〔舊注〕亦有本〔趙曰〕仙遊言明皇
上昇〔洙曰〕祿山亂後女樂流散也〔南部新書〕驪山華清
宮毀廢已久惟存繚垣朝元閣在山嶺之上最為嶄絕礎
柱尚存山腹即長生殿殿東西盤石道自山麓而上道側
有飲酒亭明皇吹笛樓宮人走馬樓故址猶存〔邵注〕驪山
在今西安府臨潼縣東〔舊注〕里因驪戎所居故名溫泉在
焉明皇建華清宮於其下〔秋風詞〕草木黃落兮雁南飛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一作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為郎從白首卧病數

音先主切顧

非秋天

此章承前起後前三章說承平之世故以開元事括之後三章說亂離以後故以盜賊起包之

四乃追述往事下則自歎夔江衰老也

天寶之亂皆明

皇失德所致此云無端盜賊起蓋諱言之耳

○張華詩昔

事歷歷記

庾信春賦分明入射堂

謝靈運詩浮歡昧

眼前

漢樂府從蜀行禍集非無端

漢武帝書盜賊縱

橫

鮑照詩歲時多阻折

梁簡

文帝詩落日下西江

趙固蜀江從西來故謂之西江長

安城謂之北斗城

蔡夢弼曰公在蜀為尚書員外郎故

云

荀悅漢紀馮著白首居於郎署

謝靈運詩卧病同

淮陽

數秋天屢經秋日也顧注謂前後情事俱從卧病

中追數而見者其語太典

庾信小園賦異秋天而可悲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

去

都人慘別顏清

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仍流涕龍髯幸再攀

此歎西狩之事

也。上四敘幸蜀之由。下四記還京之事。別顏流涕。上下

相應。祿山於天寶十四年十二月陷東京。所謂洛陽沒

也。次年六月七日。靈寶敗績。賊入潼關。所謂犯潼關也。是

夕平安火不至。明皇懼而謀幸蜀。所謂初愁思也。十三日

帝出延秋門。至咸陽驛。而從官駭散。所謂慘別顏也。至德

二年九月。郭子儀收復京師。夜遁。所謂去宮闕也。十

月。肅宗入長安。上皇發蜀郡。所謂出關山也。十二月上皇

至自蜀。百姓舞抃。則曰。不圖今日復見二聖。所謂故老

流涕。龍髯再板也。出狩還宮之事。首尾詳明。真可謂

詩史矣。杜臆初愁思。蓋不知愁者。流涕攀髯。則開元

美政去國。仁言真足以繫人心者。考唐史。帝之出奔。經過

左藏。楊國忠請焚之。上曰。賊來無得。必更斂百姓。不如與

之。無重困赤子。上便橋。國忠使人焚橋。上曰。人各避

賊求生。奈何絕其路。畱高力士撲滅之。皆去國之仁言也。

○邵注。洛陽屬河南南府。唐高宗以前。涼主寔晝忽聞北地陷

西安府華陰縣。乃秦關要地。前涼主寔晝忽聞北地陷

沒寇逼長安。古詩。胡馬依北風。馬融與謝伯世晝憤

憤愁思。杜摯笳賦。操笳揚清。謝朓詩。寥戾清笳轉。梁

鴻歌。宮闕崔巍兮。高唐賦。以翠羽為蓋。淮南子。建翠蓋

江淹恨賦。關山無極。晉書。懷帝紀。故老或歔歔流涕。

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頰下迎黃帝上騎群臣後宮七十餘人從上龍乃去餘小臣不得上廼悉持龍頰龍頰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龍頰號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方曰烏號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龍登臨地下無朝音潮燭人間有賜金鼎

湖龍去遠銀海雁飛淡萬歲蓬萊日長懸舊羽林此重傷園陵而

作也上四升遐之感下四陵寢之悲邵注明皇崩後

驪山花萼不復幸地下久無朝燭人間徒有賜金自此

鼎湖龍去銀海雁淡唯留此蓬萊日色長照陵上羽林耳

寂寞身後良可歎也柱臆蓬萊宮先帝所居羽林軍守

護陵寢者黃生日此章即由章園陵霜露之感而言

更淡切前是孤臣獨泣此則率土同悲也○明皇在日每

歲十月必至驪山華清宮又友愛諸王造花萼相輝之樓

趙旦朝燭當音朝覲之朝凡朝在早則秉燭而受朝今

地下幽閔無朝見之燭也黃庭堅曰漢畫高后紀遺詔

賜諸侯王各千金北史隋獻皇后山陵成賜楊素金鉢一

實以金銀鉢一實以銀 鼎湖注已見上章 漢書秦始

皇墓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三墳水銀為江海黃金

為鳥雁何遜經孫氏陵詩銀海終無浪金鳥會不飛 黃

注日者君象羽林上應星文故與日相貼 羽林即萬騎

軍後改為龍武軍明皇墓後思 護陵軍 漢禮樂志

芬樹羽林雲景杳冥顏 言所 羽葆其盛若林也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海同心借問懸車 守何如儉德臨

時徵俊又入莫慮 大羊倭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溪

此章總結直究當 致亂之由以垂為永戒也 言當此

一統天下萬國同心世事尚可為也但勿更尋前轍耳自

明皇好邊功而尚奢侈 有懸車儉德之語不聽張九齡

而致祿山終叛故有俊 大羊之語使當時息兵愛民焉

有天寶之禍哉故以戒兵加恩終之此詩反覆丁寧無非

鑒已往以告將來若云指諷代宗時事則當年吐蕃入寇

叛將不恭恐非罷兵可以止亂也 三四即所謂在德不

在險五六即所謂汲黯在朝淮南寢謀 杜臆儉者不奪

土寺羊主 卷十七

民心自懷。此無形之險也。俊又在朝。折衝樽俎。何憂於夫
羊乎。兵勿輕動。則恩加四海矣。公之謀國。堂堂正正。即孟
子所告齊梁之君者。自許穆契以此。○東方朔傳。提封填
畝。注謂提舉四封之內。總計其數。漢書刑法志。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古史。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左
傳。呂相曰。戮力同心。晉愍帝檄。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縱
儉德。又俊又在官。戢將自焚也。魏志。陳群曰。皇恩
溥遍。

顧宸曰。八章皆詠開元之事。與李白宮中行樂詞八章
相為表裏。但太白自作於明皇之時。故微婉其詞。而諷之
少陵。作於明皇之後。故雜敘其事。而傷之。黃生曰。八
章專述開元以來之事。借古喻今。美惡不掩。風人之旨。
盡於此矣。他詩有連及者。固無譏刺之意。以為是非。具
在國史。非臣子所得而私議。至受恩先帝。沒齒不忘。淡
思慨慕。則時有之。後人不能推公之志。毛求影捕。輒謂
有所刺譏。夫君子不非是邦之大夫。况親委贄而為之
哉。臣者

秋興及洞房諸詩摹情寫景有關國家治亂興亡寄託
深長秋興八首氣象高華聲節悲壯讀之令人興會勃
然洞房八章意思沉鬱詞旨淒涼讀之令人感傷欲絕
此皆少陵聚精會神之作故能舌吐風雲筆參造化千
載之下猶可歌而可涕也律才大氣雄固推賦騷
逸調而五律韜鋒斂意直與經史並驅兩者當表裏參
觀方足窺其底蘊焉

鸚鵡 此下入雜咏物類蓋即所見以寓意也
鶴注此詩句句不遇之意蓋託以自况梁權

道編在大曆元年燕州詩內近之明皇雜錄開元
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頗聰慧洞曉言詞
上及貴妃皆呼為雪衣娘有鷹搏之而斃遂瘞苑
中呼為鸚鵡塚今詳詩意乃泛咏鸚鵡與彼無涉

鸚鵡含愁思 去聲 聰明憶 離翠 渾 平聲 短盡紅嘴漫多知

未有開籠日空殘舊宿枝世人憐復 扶又切 損何用羽毛奇

咏鸚鵡有離鄉之感 鸚鵡而含愁思者以聰明能憶別
離也二句提綱翠衿短傷其貌悴紅嘴多惜其空言未開

上詩羊生

籠苦於拘束。殘舊枝。憫其遠離。句句說別離。句句說愁思。句句皆聰明。明中所自曉者。未又寫出。所以別離之故。感慨淡矣。
顧注：此詩拈出含愁思三字。代為鸚鵡寫意。八句反覆宛轉。蓋亦傷受制於人。不能自展其奇也。○朱鶴齡曰：此詩似隳括禰衡賦中語。聰則性慧辯而能言。才聰明以識機也。別離則痛。○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也。翠衿紅嘴。則紺趾丹嘴。綠衣翠衿也。渾欲短則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知則豈言論以階亂。將不容以致危也。未有開籠。○則閉。以雁籠剪其翅羽也。空殘宿舊枝。則想崑山之高峻。思鄧林之扶疎也。末句羽毛奇則雖同俗於羽毛。故殊志而異心也。殘餘也。

孤雁
也。當是大曆初夔州作。
鶴注：此託孤雁以念兄弟。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
一作聲
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

平聲
雲望盡。
一作斷
似猶見哀多如更。
一作更復
聞野鷗無意緒。鳴

噪亦

一作

紛紛

咏孤雁有流落之悲。首二另提片影相失。寫孤雁之狀。望盡哀多。寫念群之意。末

聯借鷗形雁乃題之外象。不飲啄者為念群故也。誰憐指群雁之已去者雁行既遠望盡矣似猶有所見而飛追呼不及哀多矣如更有所聞而

情見聞二字屬在孤雁。王彥輔曰公值喪亂羈旅南土而見於詩者常在鄉井故託意於孤雁。章末譏不知我而詭詭者。師氏曰絕照孤雁詩去更無聲接緒空有影相隨孤則孤矣豈若

孤之念乎。○魏文帝詩孤雁獨南翔。何遜詩誓將收飲啄。詩載飛載鳴。江總詩念群桑梓。庾信詩澗底

一片雨。梁簡文帝詩花茂蝶爭飛枝濃鳥相失。吳均詩山上萬重雲。何遜詩絲中傳意緒。何遜詩生平無意緒。拾遺記魯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

白鷗遶烟而噪。鷗。鶴注當是大曆初夔州作。江浦指夔江魚復浦也。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青

舊作春

盧作青

舊作春

舊作春

苗雪暗還須浴一作落風生一任飄幾羣滄海上清影日蕭

蕭詠鷗憐其少自得之致此在六句分截歎浦鷗之勞

自寬饒却以謀食之故羅大經曰浦鷗閒戲使無他事儘

不暇顧矣何似羣飛海者清影條然不為泥滓所染耶

此興士當高舉遠引歸潔其身不當逐逐於聲利之場以

自取賤辱也既寒鷗不當言春苗矣以青對玉為工

點如點水蜻蜓之點南越志江鷗一名海鷗在漲海中

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感渡海者以此為候玉羽白

羽也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霞盧注春苗

常是青苗夔有青苗公夔州歌北有澗水通青苗晴浴

狎鷗分處處江暉詩雪暗馬行遲胡夏客曰囚海

上狎鷗事故云滄海上氣象自遠大蕭蕭問暇之意

猿鶴注依梁氏編後園詩瘴毒猿鳥落以二詩證之

良是爾雅猱一名猿善攀援樹枝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免一作隱見音爾如

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猿詠

稱其有見幾之智中間隱見二字為通章之眼啼壁聲

相近挂枝形尚遠此為隱見發端人不如猿取其用智以

脫險也從衆能挂枝用奇能騰此為隱見指實父子不

離取其用智以全身也杜瞻於亂世往往父子不保

公嘗攜子避亂而恐其不能兩全具見苦情○裊裊聲之

長也蕭蕭群之寡謝朓秋竹曲從風既裊裊楚辭

風颯颯兮木蕭蕭陰鏗詩遠挂入欄枝艱難猶云險

阻詩遇人之艱難兮賈誼策習慣如自然按後詩有猿

挂時相學故知慣習指挂枝也淮南子倍是從衆趙

曰全生如搏矢避之類列子雖全生不可不有其身

通鑑晉安帝紀沈曰兵費用奇莊子獨不見夫騰

猿乎騰及騰躍而相及也吳都賦猿父哀吟獐子長嘯

盧注桓温入蜀至三有得猿子者其母攀崖

哀號又齊武帝至景陽山見一猿悲號問丞此猿何意答

曰猿子前墜崖死其母求之

不見耳此父子相離之證也

鹿

音儿本作麇鶴注編在大曆元年夔州作以詩
有衣剋兼盜賊當指崔旰之亂也爾雅麇大麇

旄毛狗尾
〔本草衍義〕鹿麀類
山溪僻處頗多其聲如擊破鉢

永與清溪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厨亂世

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兼盜賊饕餮音餮音鐵用斯須詠鹿

不當鳴而鳴也上四代鹿寫意自悔不能見幾遠害下

乃慨世之貪味而生者一二作痛心語三作自責語

四作自解語亂世其生不逢辰微聲推出致禍之本

衣冠乃食肉者盜賊乃捕獸者徇口腹之欲而戕命於斯

須則衣冠亦等於盜賊矣此罵世語亦是醒世語黃生

曰此物頗難入詠字寫得如許風致妙在以清溪字陪

對玉饌以仙隱字陪對庖厨遂覺烟火之氣都盡後半慨

世不離詠物而却不徒詠物此之謂大手筆○舊注清溪

山多麋〔左思吳都賦〕其寔是則珠服玉饌〔王筠詩〕玉

饌駢羅瓊漿泛溢〔神仙傳〕葛仙翁於女几山學道數十

年登仙化為白麋二足時出山上〔謝靈運詩〕一老四五

少仙隱不可別〔說苑〕鹿生於山命懸於庖厨亂世重

殺物而輕全物全乃全活之全〔莊子〕不敢以全物與之

〔阮籍詩〕高榭隔微聲〔漢書注〕衣冠有仕籍者〔左傳〕緡

其氏有不才子謂之饕餮

注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顧宸曰自古文人才士生逢亂世出嬰禍患何一不從
聲名中得之中即之於董卓中散之於司馬及禍雖異
其以微聲致累則固也此蓋性命於亂世不求
聞世於諸侯隆中獨高千古二語感慨甚大

雞鶴注此是大曆元年夔州
作故詩二巫峽漏司南

紀德名標五初鳴必三殊才聽有異失次曉無慙問俗

人情似克庖爾輩堪氣交亭重際巫峽漏司南

詠雞歎其當鳴而不

鳴也上六敘專是案末二歸結是斷德常標五鳴必

度三此雞之職也今在殊方聽之則異夜鳴失次矣比曉

能無慙乎乃問之習俗人情皆云如是彼既不能司晨亦

但堪克庖已耳當子生亭育之時而巫峽漏聲早有司南

之報雞鳴果安在哉顧注將問俗二句作借雞警人言

人情無德無信與雞相似而克庖則獨用雞乎杜臆謂刺

巫峽之人可殺皆非也○韓詩外傳夫雞頭戴冠文也足

傳距武也見敵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

雞有五德君猶瀹而食之其所由來近也〔記〕雞初鳴

〔史歷書〕雞三號率明〔注〕夜至雞三鳴始為正月一日〔趙

曰〕失次猶三國志言失旦之雞也〔蔡邕賦〕時牢落以失次

胡夏客曰〕楚國語有雞次之典此〔左傳〕克君

之庖〔列子〕亭之毒之〔注〕化意〔劉孝標啟〕一物之微

遂留亭有〔韓非子〕先立司南以端朝夕〔梁元帝詩〕刻

漏銘司南按司南有四說〔朱云〕夔州在南雞司昏曉今

失其司晨之職故〔注〕峽南〔顧注〕雞為火德之精南

方屬火故曰司南〔注〕指南〔注〕有南北定向如雞鳴有子

午定候〔春秋說題詞〕雞為〔注〕揚南〔注〕方之象陽出雞鳴以類

感也已上數說皆指夔雞瀹失司晨與殊方失

次犯重今從黃生〔注〕直指曉漏〔注〕說更有蘊藉

黃魚〔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
作故詩云日見巴東峽

日見巴東峽黃魚出浪新
脂膏兼飼犬長大不容身筒桶

音統一
相沿久風雷肯為去聲伸一作泥沙卷涎沫回首怪

龍鱗詠黃魚歎長大而罹患也
哀憫之意雖欲援救而不能矣
上四言取之狼籍下致筒桶取魚世俗相

沿已久。雖有風雷，肯相伸救。彼亦卷沫泥中，徒望龍飛而

驚怪。見黃魚之大而不靈也。盧注：此即公鵬賦中所云

鷓鴣之類。莫益於物，空生此身。長如人之意，俱指庸流

言。○杜臆：夔州上水四十里，有黃草峽，出黃魚。大者數百

筋。爾雅注：鱠魚體有甲，無鱗肉。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

呼為黃魚。鹽鐵論：江陵之魚，以魚飼犬。筒竹器，柄木

器，皆捕魚之具。陸龜蒙漁具詩：序緝而竿者，總謂之筌。筌

之流，曰筍，曰車。注：三月浪暖，鯉化為龍，則風雷從之。

劉峻金華山樞：魚潛淵下窟穴泥沙。

莊子：泉涸，魚處於陸，相煦以沫。

白小：鶴注：當是大曆元年夔州作，與前數首。

白小：連類而稱物也。舊注：即今麵條魚。

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園蔬入

肆銀花亂傾筐。一作雪虛生歲猶拾。一作卵盡取義何

如咏白小，嘆細微之不免也。杜臆：此詩起結藹然有萬

矣。亂肆傾筐，取之多也。但此群分之命，亦屬造物生成。今

猶拾卵而盡取之，有傷於義矣。黃生注：三四形容其小。

五六形容其白。語甚鬆秀。生成應上分命。盡取則不仁。而
譏其非義者。用物搏節之謂義也。盧注黃魚以長大不
容。自小以細微。盡取不幸。生夔大小俱盡。以歎民俗之不
仁也。○群分命各分一命也。曹植橘賦體
天然之素分。庾信小園賦。二十寸之魚。賓退錄靖
州圖經載其俗。居喪不食酒肉鹽酪。而以魚為蔬。今湖北
多然。謂之魚菜。夔與湖北為隣。故云。陶潛詩園蔬有餘
滋。詩不盈傾筐。西京賦獲胎拾卵。蜺蛛盡取。末二句

黃生日。前後詠物諸詩。合作一處讀。始見杜公本領之
大體。物之精。命意之遠。說物理物情。即從人事世法。勘
入。故覺篇篇寓意。含蓄無限。今按唐人詠物詩。唯李
巨山集中最多。拈一字為題。用五律寫意。其對仗亦頗
工緻。但有景無情。全在生動之色。閱此八首。
皆託物寓言情。與景會身分使自不同矣。

哭王彭州掄鶴注當是大曆元年作公初到成都

先以御史罷官。後在嚴武幕
中。又遷彭州刺史而卒也。

執友驚嗟作淪沒斯人已寂寥新文生沈謝異骨降松喬

北部初高選去聲東牀杜臆作牀舊作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

夾吹簫歷職漢庭久中平胡馬騎兵戈聞一作兩觀去聲龍

辱自一作三朝音潮此從歿後追遯生前新文二句

敘其內任北部如劍躍蛟龍掄蓋今尉起家東床

見招如簫迎鸞鳳掄必締如宗室也胡馬兵戈指祿山之

亂寵辱三朝謂古肅代宗此向該一生履歷曲禮執友

稱其仁古歌倏忽淪沒別無斯斯人指同輩世說

殷荊州語王恭曰通見新文甚可觀沈謝沈約謝靈運

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也列仙傳王君平謂茅盈曰子有

異骨可學仙又李德林集風骨異人戰國策有松喬之

壽魏志武帝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北部尉遷頓

丘令通典吳時餘曹通為高遷而吏部特一時之俊抱

朴子高選忠能舊注晉却詵遷還雍州刺史武帝於東

堂會問詵曰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

下第一杜臆東堂必東床之誤見招是招王為婿故下有

鸞鳳句今按坦腹東床用王逸少事越絕書薛燭曰當

造劍之時蛟龍奉爐天帝裝炭秦蕭史教弄玉吹簫而

鳳凰降東京賦建象魏蜀路江干一作窄彭門一作地

之兩觀老子寵辱若驚關

里一作遙解龜生碧草獵隄青霄頃壯戎麾出叨陪幕

府要平聲將軍臨氣疾猛壯一作士塞先則風颭井渫一作漏

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雨溢多一作暇一作隱去聲几接終

朝此申歷年寵辱之故初由高選陞御史寵也繼則解

州寵也公與掄同幕故詳敘陪接之情戎麾出謂嚴武

鎮蜀幕府要謂辟為參謀上佐軍機下練士卒則智畧過

人矣井泉不汲烽火不燒無事矣皆其籌畫所致

謝靈運詩解龜在景平註解去所佩龜印也生碧草

猶云委之草莽諫獵用司馬相如事按黃希云唐人

多言戎麾如杜佑制出總戎麾是也朱注引顏延之一麾

出守即指掄出守彭州非也晉書庾亮鎮武昌問戴洋

氣候朱注氣候用兵之氣候劉歆七畧有風候孤虛二十

卷 猛士塞風 飈即大風 歌意 趙曰軍旅所在必淪井

泉邊有警急必舉烽燧 易井深不食注深不停汚也淮

南子軍井通然後敢飲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

張良傳請借前箸以籌之 焉 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 過 聲罷離魂去住銷之

切於處 焉 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 過 聲罷離魂去住銷之

官方玉折寄墓與萍漂曠望渥洼道霏微河漢橋夫人先

即世令子各清標 人亡贈詩掄所作染翰公輓章 趙曰

昔嘗哭掄之死今櫬過夔州而再哭也 之官玉折是住

而銷魂寄墓萍漂是去而銷魂 錢箋渥洼道天馬所來

與下今子河漢橋 鳥鵲所駕與下夫人此既哀之而復慰

之也 公詩得三百篇遺意賦中必兼與此此章較龍鸞

鳳是比渥洼河漢是與 排律 見之尤不易得 潘岳

懷舊賦巖巖雙表列列 此史魏毛鴻賓傳武帝曰

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 梁簡文帝詩染翰獨踟蹰 廣

川惠王傳歌曰愁莫愁兮居無聊心重結兮意不舒 漢

書蕭望之便道之官 顏延之祭屈原文蘭薰而摧玉纈

則折 萍漂注別見 謝朓詩曠望極高淡 渥洼河漢

注俱別見 [王僧孺詩] 霏微商雲散 [左傳] 穆后及太子
壽早天即世 [注] 即世卒也 [李陵書] 今子無恙 [常景嚴]

君平讚素向邁金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
貞清標凌玉徹

歸興 去日蕭蕭 末乃自傷留滯感 公樓夔峽而王返秦中
聲 故有歸 蕭然感 杜臆前云異骨降

松喬後云寒松竟後凋 掄蓋以壽考終者且有令子故公
哭之而詩不其悲 執友云亡不能忘情耳 此章前

三段各十二句末 四句 敬 口雲雨即用巫山雲雨事
春秋運斗樞北斗七星第 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

杓合而為斗 說文杓斗柄 末性天官書魁枕
參首杓白華以西南是秦城正上直斗杓也

胡應麟曰杜警 衆所贈炙外排律中如遠山朝白帝
淡水謁夷陵蛟龍纏荷劍鸞鳳夾吹簫用字皆極工而

不覺此類其衆 學者當細求之

杜詩詳註十七卷終



